

緇門敬訓

元代臨濟宗僧永中補

明代臨濟宗僧如疋續補

重刊繙門警訓序

我一

一性圓明人人具足警然妄念遽爾輪迴大哀曠濟拔滯溺之沈流方便多門俾脩爲以復厥性然必志至焉氣次焉弗能以志帥氣者往往陷於過差之地而不反由是而有具

我二

大根器乘本願輪滅却正法眼藏者出而爲惡辣鉗鎌嗔拳熟喝若迅雷疾霆之弗及掩耳以烹鍊之以釣陶之以掀颶而擴徹之以至或爲法語爲小參爲示衆爲警策爲訓誠爲箴銘以激厲之以鞭辟之以獎拔之以化

導而誘引之噫弘法願重愍物情深繙門警訓一書之所以會萃成編者豈徒然哉乃若大明麗天等受厥照膜騎在眼妄生疑端則又錯綜

金輪世主之公論先哲儒宗之偈讚於其中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焉或者以爲直指單傳掃空文字有所立言

悖違宗旨必告之曰神機活脫石火電光絃

活縱擒不涉功用斯惟直接上根中下之流

不堪覩着眷彼雜花四法界內終之以事事

無碍明其不捨一法而無適不可者豈殆所

謂理悟則一事備無窮而顯權宜機應者之
準繩也歟嘉禾菴禪人刊行是書將使人人
因言以見事因事以見理因理以見心因心
以見性而復厥本有自然之天與夫因指以
見月因月以忘指因忘以忘月而忘厥所忘

之忘者同出而異名此又事理互融空有絕
待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者之剩語也尚何警
訓之有哉尚何警訓之有哉

成化六年歲次庚寅春三月朔武林清平山

空谷沙門景隆序

緇門警訓目錄

卷第一

鴻山大圓禪師警策

明教萬禪師尊僧篇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勉學上

并序

勉學下

我一

二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

并序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長蘆慈覺贊禪師坐禪儀

勸參禪文

自警文

卷第二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三自省察

鵝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衆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釋難文

梁高僧傳法主遺誠小師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誠九章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洞山和尚規誠

慈靈式懺主書紳願文

圭峰密禪師座右銘

白楊順禪師示衆

我一

永明智覺壽禪師垂誠

八溢聖解脫門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捨緣銘

座右銘

規繩後跋

卷第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傳禪觀法

洪州寶峰禪院選佛堂記丞相張商英撰

三祖鑑智禪師信心銘

戒定慧三學

釋法四依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撮畧諸文以嘆戒法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示僧尼戒相廣畧度尼教意

尼八敬法

出家超世

沙彌五德

三衣興意

引示袈裟功能

大教永斷繡綿皮物

舉現事以斥妄行

示衣財體如非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示開制本緣

鉢制意

坐具教意

示比丘忖已德行受食
示比丘慎勿放逸

菩薩三事無厭 戒定慧

漉囊教意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濫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誠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
誠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我一

誠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誠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律制雜學以妨正業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住持三寶 化相三寶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懶庵樞和尚語 六 四句偈

卷第五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終南山宣律師賓王序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行脚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我一

五

中峯和尚遺誠門人

誠聞

于嵒長禪師示衆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參 黃蘖禪師示衆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雲峰悅和尚小參語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慈受深禪師小參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法昌遇禪師小參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開善密庵謙禪師答陳知丞書
司馬溫公解禪偈 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并序

天台圓法師自誠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釋門登科記序 頗侍郎荅雲行人書

陳提刑貴謙荅真侍郎德秀書

卷第八

慈受禪師訓童行 勉僧看病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觀心食法 大智律師三衣賦

鐵鉢賦

坐具賦

漉囊賦

錫教賦

曠禪師誠洗麵文

辨才淨法師心師銘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

吉州龍濟山友雲鑒和尚蛇穢說

大慧禪師荅孫知縣書

佛鑑憇和尚與佛果勤和尚書

荅投子通和尚書

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晉王受菩薩戒疏

即隋煬帝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永嘉荅書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發願文 荆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芭蕉泉禪師示衆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示禪人心要 誠問話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

雲峰悅和尚室中舉古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衆

古德渴熱行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爲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或庵體禪師上堂

示衆 小參

結座

真淨文禪師頌

靈芝照律師頌

古德垂誠

勉看經

勉應緣

勉住持

洞山和尚自誠

雪峰存禪師入閩

宏智禪師示衆

省病僧

大慧禪師示徒

龐居士頌 自保銘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

圭峰禪師示學徒委曲

登廁規式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卷第十

讚佛傳法偈 禪林妙記前序

石屋禪師送慶等者回里省師 結制小參

上堂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鍾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晦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居士撰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後漢書郊祀志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梯地回向文

隨州大洪山靈峰寺十方禪院記

唐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梁皇捨道事佛詔

緇門敬言訓目錄

緇門警訓卷第一

沩山大圓禪師警策

夫業數受身未免形累稟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成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存夕亡刹那異世譬如意春霜

我一

九

曉露倏忽即無岸樹井藤豈能長久念念迅速一刹那間轉息即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緬離鄉黨剃髮稟師內勤勦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廻脫塵世冀期出離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擅越所須喫用常住不鮮付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話然則一期趁樂不知樂是苦因曩劫徇塵未嘗返省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動經年載

不擬棄離積聚滋多保持幻質導師有勅戒勗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耽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首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佛先制律啓創發蒙軌則威儀淨如冰雪止持作犯束

斂初心微細條章革諸猥弊毘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教理未嘗揩懷玄道無因契悟及至年高膳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惟知倨傲未諳法律戢歛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椀鉢作聲食畢先起去就垂角僧體全無起坐忪諸動他心念不存些些軌則小小威儀將何束歛後昆新學無因倣倣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粗糙如斯之

見蓋為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
踈野不覺蹉跎老朽觸事面牆後學諮詢無
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典章或被輕言便責
後生無禮瞋心忿起言語駭人一朝卧疾在
牀衆苦繫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惶惶前路

茫茫未知何往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
為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
怕怖惶惶殼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
者先牽心緒多端重慶偏墜無常殺鬼念念
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人天三有應未免
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嘆訝哀哉切心
豈可緘言述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
遙佛法生踈人多懈怠畧伸管見以曉後來
若不蠲矜誠難輪追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

我一

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辭親決志披緇意
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特心期
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
分相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于稽古
形儀挺特意氣高闊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
我一
十

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昔時聞於未聞故云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霧露
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狎習惡者長惡知
見曉夕造惡即目交報歿後沈淪一失人身
萬劫不復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便能潔

憚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廁
僧倫言行荒踈虛浮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
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況乃堂堂僧相容貌
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
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豈可

心育德晦迹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絕若欲參禪學道頓起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妙決擇深奧啓悟真源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

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來是假名不用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是尋常者邊那邊應用不關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

定可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為他作則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辨肯心必不相瞞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

僧中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託勝因方能廣益懇脩齋戒莫謾虧踰世世生殊妙因果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孤負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

古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伏望興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境寂只爲久

我一

十二

滯不通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強作主宰莫徇人情業果所牽誠難逃聲和嚮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刑罰繁絆殺人努力勤脩莫空過日深

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爲法侶乃爲銘曰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空虛此沒彼升沈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

明因茲彼惑光陰可惜刹那不測今生空過來世空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荆棘世自浮虛衆緣豈逼研窮法理以悟為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明教嵩禪師尊僧篇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性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脩形骸不貪生不懼死

我一

十三

不濁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汚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脩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

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容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辨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耻其寡欲也糞衣綬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脩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

威可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
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恠其讀誦

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
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豔
煦嫗貧病瓦合輿儻而不爲卑以道而處也

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
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
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爲孤
其群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
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
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
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
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
也僧平其爲人至其爲心溥其爲德備其爲
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

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
可不尊乎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於戲大法下衰去聖逾遠披繙雖衆謀道尤
稀競聲利爲已能視流通爲兒戲遂使法門

罕闢教網將頽實頽後昆克荷斯道汝曹虛
心請法潔已依師近期於立身揚名遠與於
革凡成聖發揮像法捨予而誰故須脩身踐
言慎終如始勤爾學問謹爾行藏避惡友如
避虎狼事良朋如事父母奉師盡禮爲法亡

軀有善母自矜起過務速改守仁義而確乎
不拔處貧賤則樂以忘憂自然與禍斯違與
福斯會豈假相形問命詣求榮達之期擇日
選時苟免充屯之運此豈沙門之遠識實惟
俗子之妄情宜乎見賢思齊當仁不讓慕雪

山之求法學善財之尋師名利不足動於懷
死生不足憂其慮倘功成而事遂必自邇而
陟遐不沽名而名自揚不召衆而衆自至智
足以照惑慈足以攝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使真風息而再振慧炬滅而復明

我一

十五

可謂大丈夫焉可謂如來使矣豈得身棲講
肆跡混常徒在穢惡則無所間然於行解則
不見可畏以至積習成性自滅其身始教慕
彼上賢終見淪於下惡如斯之輩誠可悲哉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中人以
上可不誠歟抑丈戒慧分宗大小異學悉自
佛心而派出意存法界以同歸既而未曉大
猷於是各權所據習經論則以戒學為棄物
宗律部則以經論為憑虛習大法者則滅沒
小乘聽小乘者則輕毀大法但見人師偏讚

遂執之而互相是非豈知佛意常融苟達之
而不見彼此應當互相成濟共熟機緣其猶
萬派朝宗無非到海百官蒞事咸曰勤王未
見護一派而擬塞衆流守一官而欲廢庶績
原夫法王之垂化也統攝群品各有司存小
律比禮刑之權大乘類釣衡之任營福如司
於漕輓製撰若掌於王言在國家之百吏咸
脩類我教之群宗競演果明此旨豈執異端
當須量已才能隨力演布性敏則兼學為善
識淺則顯門是宜若然者雖各播風猷而共

成慈濟同歸和合之海共坐鮮脫之林夫如
是則真迷途之指南教門之木鐸也居乎師
位諒無慚德趣乎佛果決定不疑汝無矜伐
小小見知樹立大大我慢輕侮先覺熒惑後
生雖云聽尋未補過咎言或有中汝曹思之

勉學上并序

中人之性知務學而或墮於學乃作勉學

嗚呼學不可須臾怠道不可須臾離道由學而明學可怠乎聖賢之域由道而至道可離乎肆凡民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賢賢人之學

我一

十六

不怠可以至於聖冉求之學可以至於顏淵而不逮具體者中心怠耳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廢今女畫顏淵之學可以至於夫子而不齊於聖師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

其學之不怠也故曰有顏氏子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或問聖人學耶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凡民與賢猶知學豈聖人怠於學耶夫天之剛也而能學柔於地故不干四時焉地之柔也而能學剛於天故能出金石

焉陽之發生也而亦學肅殺於陰故靡草死焉陰之肅殺也而亦學發生於陽故薺麥生焉夫為天乎地乎陽乎陰乎交相學而不急所以成萬物天不學柔則無以覆地不學剛則無以載陽不學陰則無以啓陰不學陽則

無以閉聖人無他也則天地陰陽而行者四者學不怠聖人惡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也幸子發其蒙願聞聖人之學中庸子曰復坐吾語汝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故聖人造次顛沛未嘗不念正

我一

十七

道而學之也夫子大聖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廟每事問則是學於廟人也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則是學於偕行也入周則問禮於老子則是學於柱史也豈仲尼之聖不若廟人行

人柱史耶蓋聖人懼夫不念正道而學之則至於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曰聖人生而知之何必學為曰知而學聖人也學而知常人也雖聖人常人莫有不由於學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

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噫聖人之學無乃栝羽鏃礪使深入乎豈生而知之者兀然不學耶

勉學下

夫聖且賢必務於學聖賢以下安有不學而成人哉學猶飲食衣服也人有聖乎賢乎衆庶乎雖三者異而饑索食渴索飲寒索衣則不異矣學也言得異乎惟禽獸土木不必學

也嗚呼愚夫嗜飲食而不怠冒貨利而不休及就於學朝學而夕怠者有矣夫有春學而冬怠者有矣夫苟如嗜飲食冒貨利之不知急者何患於不為博聞平不為君子乎曰世有至愚者不辨菽麥之異不知寒暑之變豈令學耶豈可教耶曰至愚由不教也由不學也苟師教之不倦彼心之不怠者聖域可躋而陞乎何憂菽麥之不辨乎且愚者渴而知飲饑而知食寒而知衣既知斯三者則與草木殊矣惡乎不可學也不可教也人之至愚

豈不能日記一言耶積日至月則記三十言矣積月至年則記三百六十言矣積之數年而不怠者亦幾於博聞乎又日取一小善而學行之積日至月則身有三十善矣積月至年則身有三百六十善矣積之數年而不怠

者不亦幾於君子乎為愚為小人而不變者由不學耳中庸子喟然嘆曰吾嘗見耻智之不逮才之不敏而輒於學者未見耻飲食不如他人之多而輒飲食者輒飲食則殞其命何必耻於不多耶輒學問則同夫禽獸土木

我一

十八

何必耻才智之不如他人耶苟耻才智不如則不學則亦應耻飲食不如他人則廢飲食以是觀之豈不大誤乎吾亦至愚也每揣才與智不逮他人者遠矣由知飲食之不可輒而不敢怠於學也行年四十有四矣雖病且

困而手未嘗釋卷所以懼同於土木禽獸耳非敢求臻聖域也亦非求乎聞達也雖或彷彿戶庭夷猶原野以暫頤養目觀心思亦未嘗敢廢於學也由是登山則思學其高臨水則思學其清坐石則思學其堅看松則思學

其貞對月則思學其明萬境森列各有所長吾悉得師而學之萬境無言而尚可學人之能言雖萬惡必有一善也師一善以學之其誰曰不然乎中庸子曰世有求之而或不得者也世有求之而必得者也求之而或不得者利也求之而必得者道也小人之於利也雖或萬求而萬不得而求之彌勇君子之於道也求之必得而望塗懷怯自念力不足者此求利小人之罪耳仲尼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求之而必得也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并序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余十有五而志于學荏苒光景倏忽老至歲月既深粗知其趣翻嘆疇昔殊失斯旨限迫桑榆學不可逮因述十門垂裕後昆俾務學以成功助弘

我一

十九

教而復顯云爾

不脩學無以成

涅槃經云凡有心者皆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蓋為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此性虛通靈明常寂若謂之有無狀無名若

謂之無聖以之靈群生無始不覺自迷煩惱覆蔽遺此本明能生諸緣枉入六趣由是大覺憫物迷盲設戒定慧三學之法其道恢弘示從真以起妄執範群品令息妄以歸真若能信受佛語隨順師學乃駕苦海之迅航則登聖道之梯陞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焉

不折我無以學

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華嚴云凡夫無智執著於我法華云我慢自矜高誇曲心不實由

執我見憍慢貢高不愧無智妄自尊大見善不從罔受教誨於賢不親去道甚遠欲求法

者當折我心恭默思道屈節卑禮以敬事長尊師重道見賢思齊鳩摩羅什初學小教頂禮盤頭達多此下敬上謂之賢尊盤頭達多

晚求大法復禮鳩摩羅什此上敬下謂之尊賢故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書云汝惟不矜_自矜_賢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子夏曰敬而無失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二十

不擇師無以法

鳥之將息必擇其林人之求學當選於師師乃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古今多矣為模範者世唯二焉上則智慧博達行業堅貞猶

密室燈光徹窓隙次乃解雖洞曉行亦藏瑕
如犯罪人持燈照道斯二高座皆蘊師法其

如寡德達時名而不高望風依附畢世荒唐

東晉安師十二出家貌黑形陋師輕視之驅
役田舍熟勞三年方求師教授辨意經執卷

我一主

入田因息就覽暮歸還師經已闇誦師方驚
嘆乃為剃髮至受具戒恣其游學授佛圖澄
見以奇之異哉小童真世良驥不遇青眼困
駕鹽車自非伯樂奚彰千里之駿故出家者
慎宜詳擇察有匠成之能方具資稟之禮故

奉行之志二彼相捨妄流鄙境欲令道光焉
可得乎

不習誦無以記

記諸善言諷而誦之迦葉阿難具足住持八
萬法藏西域東夏高德出家幼年始習皆學

誦持竺佛圖澄能誦佛經數百萬言佛陀跋
陀此云覺賢同學數人習誦為業餘人一月
工誦覺賢一日能記其師嘆曰一日之學敵
三十夫然人至愚豈不日記一言以日繫月
以月繫年積工必廣累課亦深其道自微而

生何患無所立矣

不工書無以傳

書者如也敘事如人之意防現生之忘失須
繕寫而編錄欲後代以流傳宜躬書以成集
則使教風不墜道久彌芳故釋氏經律結集
懷悔慢道出非法並由師無率誘之心資缺

南山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
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慾之深着能如
是者名真出家則可紹隆三寶度脫四生利
益甚深功德無量比真教凌遲慧風掩扇俗
懷悔慢道出非法並由師無率誘之心資缺

貝多孔子詩書刪定竹簡若不上書事難成
就翻思智者無礙之辯但益時機自非章安
秉筆之力豈留今日故罽賓高德盤頭達多
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口誦千偈但
當遵佛能寫名字慎勿倣世精草隸焉

我一

十三

不學詩無以言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詩陳褒貶語順聲律國風敦厚雅頌溫
柔才華氣清詞富彬蔚久習則語論自秀纔
誦乃含吐不俗彼稱四海習鑿齒此對彌天
釋道安陳留阮瞻時忽朝曰大晋龍興天下
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
紗孝龍對曰抱一以逍遙唯寐以致誠剪髮
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
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此乃氣蘊蘭

非博覽無以據

芳言吐風采雖不近乎聾俗而可接於清才
佛法既委王臣弘道須習文翰支遁授書北
闕道林方逸東山自非高才豈感君主宜省
狂簡之言徒虛語耳

高僧傳云非博則語無所據當知今古之興
亡須識華梵之名義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經

之詞林言不妄談語有典據故習鑿齒讚安
師曰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徧
覩陰陽筭數悉亦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

我一

十三

真宗皇帝詔李侍讀飲仲容起固辭曰告官

家徹臣器上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對曰臣
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
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喜曰真所謂君
臣千載一遇此由學問藏身多識前言無所

累矣

不歷事無以識

子曰吾非聖人經事久矣洎入太廟每事問者倣戒無虞罔失法度羅漢雖聖赤鹽不知方朔雖賢劫灰罔辨多見而識之未見而昧

矣李後主得畫牛一軸晝則出於欄外夜乃歸於欄中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故君子以朋友講習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品藻人物商榷同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劉孝標云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渝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

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雪霜零而不渝其色斯乃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東晉道安未受戒時會沙彌僧光於逆旅共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游後光學通經論隱飛龍山安後復

我一

二十四

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自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此乃博聞強識見幾而作也

從之相會所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愞法鼓競鳴何先何後時僧道護亦隱飛龍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心大法

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輶軫宜各隨方所被
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

不觀心無以通

維摩云諸佛解脫當依衆生心行中求何以
故晉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

世間中無不從心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
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既為生佛之母
亦為依正之源故楞嚴云諸法所生唯心所
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欲言心有
如空篌聲求不可見欲言其無如空篌聲彈
之亦響不有不無妙在其中故般舟云諸佛
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
受色有解此者大道成遵此十門上行下做
不倦終之則吾佛之教可延於後世苟謂不
然祖道必喪傾望後裔覽而警焉

我一

十五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夫坐禪者端心正意潔已虛心疊足跏趺收
視反聽惺惺不昧沈掉永離縱憶事來盡情
拋棄向靜定處正念諦觀知坐是心及返照
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者心也此心虛而知

寐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覺昭昭揀非
虛妄今見學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計情附
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
焉若也歛澄一念密契無生智鑑廓然心華
頓發無邊計執直下消磨積劫不明一時豁

現如忘忽記如病頓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
作佛即知自心外無別佛然後順悟增修因
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別名為一解一行
三昧亦云無功用道便能轉物不離根塵信
手拈來互分主伴乾坤眼淨今古更陳覩體

神機自然符契所以維摩詰曰不起寐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也然當知水澄月現鏡淨光全學道之人坐禪為要苟不爾者脩途輪轉汨沒四生酸臭痛心難以自然聊書大槩助發真源果不廢脩即同參契

長蘆慈覺贊禪師坐禪儀

學般若菩薩先當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脩三昧誓度衆生不為一身獨求解脫爾乃放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不多不少調其睡眠不節不恣欲坐禪時於閒靜處厚敷坐物寬繫衣帶令威儀齊整然後結跏趺坐先以右足安左膝上左足安右膝上或半趺坐亦可但以左足壓右足而已次以右手安左足上左掌安右掌上以兩手大拇指面相拄徐徐舉身前向復左右

搖振乃正身端坐不得左傾右側前躬後仰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狀如浮屠又不得聳身太過令人氣急不安要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柱上脣唇齒相着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古有習定高僧坐常

開目向法雲圓通禪師亦訶人閉目坐禪以為黑山鬼窟蓋有深旨達者知焉身相既定氣息既調然後寬放臍腹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覺之即失久久忘緣自成一片此坐禪之要術也竊為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善用心故也若善得此意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正念分明法味資神寂然清樂若已有發明者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未有發明者亦乃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但辨肯心必不相嫌然而道高魔

盛逆順萬端但能正念見前一切不能留礙
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峰脩證儀具明魔事
預備不虞者不可不知也若欲出定徐徐動
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一切時中
常依方便護持定力如護嬰兒即定力易成

我一

二十七

矣夫禪定一門最爲急務若不安禪靜慮到
者裏總須茫然所以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
難定水澄清心珠自見故圓覺經云無礙清
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閒處脩攝
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必

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
蹉跎况乃遷延將何敵業故古人云若無定
力甘伏死門掩目空歸宛然流浪幸諸禪友
三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勸參禪文

夫鮮須圓解還他明眼宗師脩必圓脩分付
叢林道伴初心薄福不善親依見解偏枯脩
行懶惰或高推聖境孤負已靈寧知德相神
通不信凡夫悟道或自恃天真撥無因果但
向胸襟流出不依地位脩行所以粗解法師

不通教眼虛頭禪客不貴行門此偏枯之罪
也或則渾身破碎滿面風埃三千細行全無
八萬威儀總缺或則追陪人事緝理門徒身
遊市井之間心染閭閻之態所以山野常僧
未免農夫之誚城隍釋子反爲儒士之羞此

懶墮之罪也何不再離煩惱之家重割塵勞
之網飲清風而訪道流探微言而尋知己澄
神祖域息意宗乘靜室虛堂歛禪衣而宴坐
青山綠水携杖錫以經行忽若心光透漏疑
滯冰消直下分明豈昧三祇之極果本來具

可安然坐談無義

足何妨萬行之因華由是宗說兼通若果日麗虛空之界心身俱靜如琉璃舍寶月之光可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衆流入海總號天池反觀前非方知大錯忠言逆耳敢與銘心此世他生同爲法侶

我一

二天

繼門警訓卷第一

音釋

晉居隱切 偃齒陵切 懈職容切 輓驚也切
顧舒也切 頸與稱同切 怨亦切 無阮切
又輔車骨也切 腊乾肉也切 鎬胡道切

神心洞照聖默爲宗既啓三緘宜遵四實事
關聖說理合金文方能輔翼教乘光揚祖道
利他自利功不浪施若乃竊議朝廷政事私
評郡縣官寮講國土之豐凶論風俗之美惡

以至工商細務市井閒談邊鄙兵戈中原寇

賊文章技藝衣食貨財自恃已長隱他好事
揄揚顯過指摘微瑕既乖福業無益道心如
此游言並傷實德坐消信施仰愧龍天罪始
濫觴禍終滅頂何也衆生苦火四面俱焚豈

手七

緇門警訓卷第二

我二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心光虛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
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
寂滅現大迦葉坐卧經行未嘗間歇禪何不

我二
一

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號坐禪坐者何人
禪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
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鬧亂未免
回換所以多方教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
紜久久恬淡虛開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兮別

大狼藉刹那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
謹慎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築著伏惟伏惟

三自省察

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爲雜事既
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

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善友師教誠不可捨自
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已自知大心莫退
報緣虛幻不可強為浮世幾何隨家豐儉苦
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溫自愧自悔

鷺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參禪學道幾般樣要在當人能擇上莫只忘
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坐究探淵
源此道古今天下傳正坐端然如泰山巍巍
不要守空閑直須提起咬毛利要剖西來第
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
今別纔生已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
用自心反觀一徧一反不再圓光頂戴靈焰
騰輝心心無礙橫該豎入生死永息一粒還
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
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

如捉賊須見贓不怕賊埋深處藏有智捉獲
利那頃無智經年不見影深嗟兀坐常如死
千年萬歲只如此若將此等當禪宗拈花微
笑喪家風黑山下坐死水浸大地漫漫如何

禁若是鐵眼銅睛漢把手心頭能自判直須
我二

看到悟為期罕吼一聲獅子兒君不見磨磚
作鏡喻有由車不行兮在打牛又不見岩前
湛水萬丈清沈沈寂寂杳無聲一朝魚龍來
攬動波翻浪湧真堪重辭如靜坐不用工何
年及第悟心空急下手兮高著眼管取今生

皆論而今四海清如鏡頭頭物物皆吾聽長
短方圓只自知從來絲髮不曾移若問坐禪
成底事日出東方夜落西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衆

避萬乘尊榮受六年饑凍不離草座成等正

覺度無量衆此黃面老爺出家樣子後輩忘
本反爲口體不務耕桑見成利養爲便不奉
君親免事征役爲安假名服竊世緣以鬪諍
作佛事老不知悔死爲園菌良可悲夫汝輩
出家當思齊草座之前自省園菌之下可爾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我三

教了辨若還默默恣如愚知君未鮮做工夫
抖擞精神着意看無形無影悟不難此是十
分真用意勇猛丈夫却須記切莫聽道不須
參古聖孜孜為指南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
艱來得也未要識坐禪不動尊風行草偃悉

余九歲出家于今過六十矣至於逍遙廣廈
顧步芳除體安輕軟身居閑逸星光未旦十
利之精饌已陳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總萃
不知耕穫之頓弊不識鼎餗之劬勞長六尺

之軀全百年之命者是誰所致乎則我本師
之願力也余且約計五十之年朝中飲食蓋
費三百餘碩矣寒暑衣藥蓋費二十餘萬矣
爾其高門邃宇碧砌丹楹軒乘僕豎之流凡
案牀褥之類所費又無涯矣茲復無明暗起

邪見橫生非法棄用非時飲噉所費又難量
矣此皆出自他力資成我用與夫汲汲之位
豈得同年而較其苦樂我是知大慈之教至
矣大悲之力深矣况十號調御以我爲子而
覆之八部天龍以我爲師而奉之皇王雖貴
不敢以臣禮畜之則其貴可知也尊親雖重
不敢以子義瞻之則其尊可知也若乃悠悠
四俗茫茫九土誰家非我之倉儲何人非予
之子弟所以提盃入室緘封之膳遽開振錫
登衢施慢之容肅敬古人以一餐之惠猶能

效節一言之顧尚或亡軀况從頂至踵皆如
來之養乎從生至死皆如來之蔭乎向使不
遇佛法不遇出家方將曉夕犯霜露晨昏勤
隴亩馳驟萬端逼迫千計獎櫛塵絮或不足
以蓋形藿茹冷食或不能以充口何暇盱衡

廣宇策杖閑庭曳屨清談披襟閑謔避寒暑
擇甘辛呵斥童稚徵求捧汲縱意馬之害羣
任情猿之矯樹也但三障雲聳十纏縈結痴
愛亂心狂愚惱自悔自責經瞬息而已遷
悲之恨之歷旬朔而俄變或復陞堂致禮耻

我二

四

尊儀而兩泣對格披文慙聖教而垂淚或鶴
衣犬食困辱以治之捐財去友孤窮而苦之
竟不能屈慢山清欲火捨簾弊之聲色免餧
湯之深誅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所以常慘常
啼酸辛而不極空藏地藏救接而無方余又

反覆求已周旋自撫形容耳目不減於常流識悟神清參差於名輩何福而生中國何善而預出家何罪而戒檢多違何釁而剛強難化所以繁紝日異佞性中宵莫識救之之方未辨革之之術然幼蒙庭訓早霑釋教頗聞

長者之遺言屢謁名僧之高論三思之士假韋絃以是資九折之賓待箴銘而作訓故乃詳求列代披閱群篇採同病之下流訪迷津之野客其有蔑聖言輕業累縱逸無耻頑踈不檢可爲懲勸者並集而錄之仍簡十科分

爲三軸朝夕觀覽庶裨萬一若乃坐成龍報立驗蛇身牛泣登坡馳鳴遼寺或杖楚交至遍體火然或戈戟去來應時流血或舌銷眉落或失性發狂或取把菜而作奴或侵東牀而然足寄神園木割肉酌施主之恩托跡園

扉變骨受謗人之罰昔不見而今見先不知而始知號天扣地莫以追破膽摧肝非所及當此時也父母百身而無贖親賓四馳而不救貨賂委積而空陳左右撫膺而奚補向之歡娛美樂爲何在乎向之朋流眷屬爲何特乎嗚呼朝爲盛德唱息於長廊夕爲傷子哀慟於幽房匪斯人之獨有念余身兮或當倘百年而一遇將恥悔兮何央可不愴乎可不懼乎故編其終始備之左右佞性書紳之誠將期戰勝之功其有名賢雅誥哲人殊跡道

化之洋洋時事之臧否亦附而錄之以寄通識古人云百年影徂千載心在實望千載之後知予心之所在焉

釋難文

希顏首座字聖徒性剗果通內外學以風節

自持遊歷籠歸隱故廬跡不入俗常閉門宴坐非行誼高潔者莫與友也名公貴人累以諸刹招之堅不答時有童行名參已欲爲僧侍左右顏識其非器作釋難文以却之曰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若子之參已非爲僧

器蓋出家爲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溫飽也非求蝸角利名也爲生死也爲衆生也爲斷煩惱出三界海續佛慧命也去聖時遙佛法大壞汝敢妄爲爾寶梁經云比丘不修比丘法大千無唾處通慧錄云爲僧不預十科事佛徒勞百載爲之不難得乎以是觀之予濫廁僧倫有詒於佛况汝爲之邪然出家爲僧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周公孔子之道不明因果不達己性不知稼穡艱難不念信施難消徒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行商坐賈

我二

六

偷姦博奕觀覲院舍車蓋出入奉養一已而已悲夫有六尺之身而無智慧佛謂之癡僧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佛謂之啞羊僧似僧非僧似俗非俗佛謂之鳥鼠僧亦曰禿居士楞嚴故曰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

種種業非濟世舟航也地獄種子爾縱饒彌勒下生出得頭來身已啞鍊圍百刑之痛非一朝一夕也若今爲之者或百或千至于萬計形服而已篤論其中何有哉所謂鶯翰而鳳鳴也碌碌之石非玉也蕭敷艾榮非雪山

忍草也國家度僧本爲祈福今反責以丁錢示民於僧不然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也只如前日育王璉永安嵩龍井淨靈芝照一狐之腋自餘千羊之皮何足道哉於戲佛海穢澤未有今日之甚也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

言師古曰狐腋下之皮
輕柔難得黃雋作腋

梁高僧傳法主遺誠小師

塵世匪堅浮生不久我光陰以謝汝齒髮漸高無以世利下其身無以虛名苟其利莫輕仁賤義莫嫉善妬才莫抑遏無辜莫沈埋有

我二

七

德莫疎慵人事莫懶惰焚修莫耽酒膳眠莫強知他事莫空腹高心莫營私利已莫恃強欺弱莫利已損他無以長而慢後生無以少而欺老宿無以財華下視物無以意氣高擧人無以不善苦相親無以善而却憎惡無以

得予以千叮萬囑苦口甘言依余言者來世相逢若不依余言者擬向何處出頭珍重珍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夫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吾宗致遠

片能稱我是無以少解道他非無以在客慢主人無以爲主輕旅客無以在事失綱紀無以仰衆破條章無以誹謗恠他人無以穿鑿覓他過好向佛法中用意多於塵境上除情袈裟下失却人身寔爲苦也捺落裡受諸異

以三乘法而運載焉然茲魔障相陵必須禦侮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韋陀東夏則經籍矣故祇桓寺中有四韋陀院外道以爲宗極又有書院大千界內所有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爲伏外道

而不許依其見也此土古德高僧能憚伏異宗者率由博學之故辭如夷狄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孰能達其志通其欲其或微解胡語立便馴和矣是以習鑿齒道安以詆諧而伏之宗雷之輩慧遠以詩禮而誘之權無

我三八

二復禮以辨惑而柔之陸鴻漸皎然以詩式而友之此皆不施他術唯通外學耳况乎儒道二教義理玄邈釋子既精本業何妨鑽極以廣見聞勿滯於一方也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
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
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垂我身非
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
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綏心神道抗

志無爲遼朗三蔽融治六疵空洞五陰虛豁
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
知婉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誠九

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
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繁仁負
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
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
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

我三九

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
必不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
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
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鬼故得君主不望其報
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

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

行清潔通於神明惔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

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着邪棄
正忘其真實以小黠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

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
無所成名如此之事可不深思無常之限非
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
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誠

其一曰

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行辭
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榮道意凌太清當遵
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
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慙耻
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

當專精

其二曰

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巢青雲財
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惟道爲珍約已
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

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騁東西劇如徭役
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美同
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
自憐

其三曰

我二

卿已出家永離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
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
玄妙執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
心仍著染觸空諍長短銖兩升斛與世諍利
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

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

其四曰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敵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急

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鍊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親

其五曰

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着惟道是欽志

參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戒約幸自開神

其六曰

我二十一
士
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

其七曰

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飲食雖踈出言可食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乞報二親宗族知識一

切蒙恩今故誠汝宜各自敦

其八曰

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

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

卿已出家永遠二親道法華性俗服離身辭
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塵當修
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

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
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
自將身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捨家出家何所以稽首空王求出離三師七

證定初機剃髮染衣發弘誓去貪嗔除鄙惱
十二時中常謹慎鍊磨真性若虛空自然戰
退魔軍陣勤學習尋師匠說與同人堪倚仗
莫教心地亂如麻百歲光陰等閑喪踵前賢
數先聖盡假聞思修得證行住坐卧要精專

念念無差始相應佛真經十二部縱橫指示
菩提路不習不聽不依行問君何日心開悟
速須究似頭然莫待明年與後年一息不来
即後世誰人保得此身堅不蠶衣不田食織
女耕夫汗血力爲成道業施将来道業未成
爭消得哀哀父哀哀母嚙苦吐甘大辛苦就
濕回乾養育成要襲門風繼先祖一旦辭親
求剃落八十九十無依托若不超凡越聖流
向此因循全大錯福田衣降龍鉢受用一生
求解脫若因小利繫心懷彼岸涅槃爭得達
善男子汝須知遭逢難得似今時既遇出家
披縷褐猶如浮木值盲龜大丈夫須猛利緊
束身心莫容易倘能行願力相扶決窪龍華
親授記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超然居士趙

我

主

令矜撰

嘗謂諸苦之中病苦爲深作福之中省病爲最是故古人以有病爲善知識曉人以看病爲福田所以叢林爲老病之設今叢林聚衆凡有病使歸省行堂不准修省改行以退病

我二

三

亦欲人散夜靜孤燈獨照之際究索大事豈徒然哉既命知堂以司藥餌又戒常住以是供須此先佛之規制近世不然堂名延壽鄙俚不經病者不自省咎補躬垂方湯藥妄投返成沈痼至有酷疾不參堂以務疎逸者大失建堂命名之意也知堂名存實廢或同路人常住急於日用殊不存撫又復失優波待老病之意也由是病人呻吟痛楚日益增極過在彼此非如來咎縱有親故問病率皆鄉曲故舊心既不普事忽有差今法輪病所與

從何來人病雙亡復是何物直饒見得分明正好爲他將息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闢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于色莫

然一新蓋有本分人是事色色成辦無可論者惟有病人宜如何哉省躬念罪世之有識者皆能達此衲僧分上直截機緣當於頭痛額熱之時薦取掉動底於聲冤叫苦之際領畧徹困心密密究思是誰受病人既不見病

聽于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
小納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
蔽捨棄淳樸耽溺淫穢識馬易奔心猿難制
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修途永泥英
賢才能是曰昏懵洿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

我二

十四

行薄其高遠崩塗舒汗卷其用不恒內懷憍
伐外致怨憎或談于口或書於手要人令譽
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玩暫時悲
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
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

夫沙門釋子高上爲宗既絕攀緣宜從淡薄
割父母之恩愛捨君臣之禮儀剃髮染衣持
巾捧鉢履出塵之徑路登入聖之階梯潔白
如霜清淨若雪龍神欽敬鬼魅歸降專心用
意報佛深恩父母生身方露利益豈許結託
門徒追隨朋友事持筆硯馳騁文章區區名
利役役趨塵不思戒律破却威儀取一生之
容易爲萬劫之艱辛若敷如斯徒稱釋子

慈雲式懺主書紳

知白汝知日之所爲害善之法偏宜遠之損

我一

十五

惡之道益其用之口無自伐心無自欺勿抱
內蠹勿揚外儀欲人之譽畜已之私殺義之
始陷禍之基自恃其德必有餘譏自矜其違
必有餘非眷屬集樹汝宜遠之利養毛蠅汝
賢哲斯道利貞

洞山和尚規誠

一炷紅蓮數枝口勿輒誦意勿他思安禪禮

像其則勿虧量衣節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筆
如佛戒之說人長短如法慎之縱對賓侶口
勿多辭頻驚光影坐勿消時芭蕉虛質非汝
久期蓮華淨土是汝真歸俾夜作晝勤而行
之

願文

願我此身安隱修道離諸緣障正法無難國

土豐樂常居林野樂獨寂靜衲衣菜食隨分
知足常畏信施如禦強敵常離眷屬如遠大
怨常保禪慧如護珍寶常棄諸惡如去弊疾
法衣錫杖禦魔甲兵繩床香罐資道調具捨
此之外更無所貪習俗生常願莫相近嗜欲
名利永非我徒毀讚虛嚮猶風過耳安忍違
從志全道業

圭峯密禪師座右銘

寅起可辦事省語終寡尤身安勤戒定事簡
踈交遊他非不足辨已過當自修百歲既有
限世事何時休落髮墮僧數應須侔上流胡
爲逐世變志慮尚囂浮四恩重山嶽錙銖未
能酬蚩蚩居大廈汲汲將焉求死生在呼吸
起滅若浮漚無令方服下番作阿鼻由

白楊順禪師示衆

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
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
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如
爲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
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

永明智覺壽禪師垂誠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

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
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
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
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
在耳根永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
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道真善知識
爲人中最大因緣能化衆生得見佛性深嗟
末世誰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
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
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
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受得地獄業消
又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
念回光立即翻邪爲正若不自懺自悔自度
自修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
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吃酒如吃屎屎相似便

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尸尸相似便可行
淫若見已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似便可侵盜饒
你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汝意在直待証
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事古聖施設豈
有他心只爲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瞞他向

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
萬論所陳若不去淫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
酒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
若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敷
宣天下禪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畧不聽從
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只爲宿熏業種生遇邪
師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
魔事如萬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錐劄耳速
須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

八 濫聖解脫門

禮佛者敬佛之德也念佛者感佛之恩也持戒者行佛之行也看經者明佛之理也坐禪者達佛之境也參禪者合佛之心也得悟者證佛之道也說法者滿佛之願也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然此八事猶

如四方四隅關一不可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六波羅密亦須兼行六祖云執空之人滯在一隅謂不立文字自迷猶可又謗佛經罪障深重可不戒哉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梵語苾芻華言乞士內則乞法以治性外則丐食以資身父母人之至親最先割捨鬚髮世之所重盡以剃除富溢七珍棄之猶同於草芥貴尊一品視之何啻於煙雲極厭無常深窮有本欲高其志必降其身執錫有類於

我二

六

枯藜擎鉢何殊於破器肩披壞服即是弊袍肘串絡囊便同席袋清淨活命已沾八聖道中儉約修身即預四依行內九州四海都爲游處之方樹下塚間悉是棲遲之處攀三乘之逸駕蹈諸佛之遺踪真聖教以無違真佛

弟子遇世緣而不易實大丈夫可以戰退魔軍揮開塵網受萬金之勝供諒亦堪消爲四生之福田信非虛托乞士爲義期斯之謂乎

捨緣銘

追遠報恩棄儒從釋刮磨舊習洗滌世緣截

斷衆流辟立千仞文章筆硯盡把焚除雪月風花無勞嘲詠酒散財色更莫回頭聲利榮華豈須着眼未流狂妄正法澆漓但欲變形何嘗涉道雖云捨俗俗習不除盡說出塵塵緣不斷纔親講肆擬作闍黎未入叢林望爲

長老避溺投火豈覺盲癡却步求前寃為顛

倒釋心儒服代不乏人釋服儒心世途目擊
律防廉暴禪息妄緣深究苦空常思厭離邪
師惡友畏若豺狼善導良朋親如父母低心
似地緘口如愚摧挫我人消停意氣端居靜

我二

十九

室課念遺時送想樂邦一心待盡若能如此

吾復何憂歎或不然子當裁酌

座右銘

四體不勤百事無闕端坐受用寧知所來但
養穢軀鮮營淨福縱懷慚耻尚恐難堪況處

識之野猶見善不遷作惡無耻或遭責罰或
被擯治豈不負累宗親耻辱師傳濫他淨衆
枉彼施心號無慚人遭不如意且依律檢畧
示條章來學同遵令法久住

繙門警訓卷第二

音釋

雋得克切肥肉也
長沙有之縣也
仰乙孝切
根一也

學庠溢參聽教求人長短壞彼規繩假托他
緣閃避衆法輕陵先覽熒惑後生規度利名
結構朋黨不遭惡疾必有餘殃虛費精神終
無成結昇沈由已善惡無門福謝禍來雖悔
何及斯言匪妄汝曹思之

規繩後跋

緇門警訓卷第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無盡居士撰

我三

古之學道之士灰心泯志於深山幽谷之間穴土以爲廬紉草以爲衣掬溪而飲煮藜而食虎豹之與隣猿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腥齒文彩發露則枯槁同志之士不遠千里裹糧躡屩來從之游道人深拒而不受也則爲之樵蘇爲之春炊爲之洒掃爲之刈植爲之給侍奔走凡所以效勞苦致精一積月累歲不自疲厭觀師見而愍之賜以一言之益

我三

而超越死生之岸烏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之華床榻卧具之安氈幄之溫簟席之涼窓牖之明巾單之潔飲食之盛金錢之饒所湏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發

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過臨川聞永安主僧老病物故以兜率從悅之徒了常繼之常陞座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生大欣慰謂常曰諦觀師誨前此未聞當有淨侶雲集而僧堂狹陋何以待之願出家貲百萬爲衆更造明年堂成高廣宏曠殆甲江右常遣人來求文曰公迫常於山而及此也幸卒成之吾使謂常擊鼓集衆以吾之意而告之曰汝比丘此堂既成坐卧經行惟汝之適汝能於此帶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即汝汝即百丈若不然者昏沉睡眠毒地伏心暗冥無知晝入幽壤汝能於此跏趺宴坐深入禪定則空生即汝汝即空生若不然者獮猴在檻外覩櫨栗雜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於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

圓則三藏即汝汝即三藏若不然者春禽畫
啼秋虫夜鳴風氣所使曾無意謂汝能於此
閱古人話一見悟入紅塵裏轉大法輪則
諸祖即汝汝即諸祖若不然者狗齧枯骨鴟
啄腐鼠鼓喙呀唇重增饑火是故析爲垢淨

我三

二

列爲因果判爲情想感爲苦樂漂流汨溺極
未來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
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毗盧髻
截觀音臂剗文殊目折普賢脰碎維摩座焚
迦葉衣如是受者黃金爲瓦白銀爲壁汝尚
堪任何况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虛了常諮
參悅老十餘年盡得其末後大事蓋古德所
謂金剛王寶劍云元祐七年十二月十日南
康赤烏觀雪夜擁爐書以爲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在塵出塵如何處身見善努力聞惡莫親縱
居暗室如對大賓樂情養性逢危守貧如愚
不愚修仁得仁謙讓爲本孤高作隣少出爲
貴少語最珍學無廢日時習知新榮辱慎動
是非勿詢常切責已切勿尤人抱璞削足興

文巨陳古聖尚爾吾徒奚伸安聞世俗自任
天真奇哉快哉坦蕩怡神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問曰略僧史求事端其故何也答曰欲中興
佛道令正法久住也曰方今天子重佛道崇

我三

三

玄門行儒術致太平已中興矣一介比丘力
輪何轉而言中興佛道耶答曰更欲助其中
興耳苟釋氏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學科不
明本起豈能副帝王之興乎或曰子有何力
令正法久住乎答曰佛言知法知摩夷護持

攝受可令法不斷也又曰諸師已廣著述何待子之爲耶荅曰古人著述用則闕如曾不知三教循環終而復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者三王以降則宣用而合宜道

也者五帝之前則冥符於不宰昔者馬史躋道在九流之上班書援儒冠藝文之初子長欲反其朴而還其淳尚帝道也孟堅思本其仁而祖其義行王道焉自夏商周至于今凡幾百千齡矣若用黃老而治則急病服其緩藥矣由此仁義薄禮刑生越其禮而逾其刑則儒氏拱手矣釋氏之門周其施用以慈悲變暴惡以喜捨變慳貪以平等變冤親以忍辱變瞋恚知人死而神明不滅知趣到而受業還生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如範脫土

若模鑄金邪範漏模寫物定成其寢陋好模嘉範傳形必告其端嚴事匪口談人皆目擊是以帝王奉信群下歸心草上之風翕然而偃而能旁憑老氏無假儒家成智猶待於三愚爲邦合遵於衆聖成天下之疊疊復終日

之乾乾之於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運指或擒或縱何往不臧邪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視家不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已在其內自然不安及已不安則悔損其教不欲損教則莫若無偏

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也且如秦始焚坑儒術事出李斯後魏誅戮沙門職由寇謙之崔浩周武廢佛道二教矜衡已之聰明蓋朝無正人唐武宗毀除寺像道士趙歸真率劉玄靖同力謗誣李朱崖影助此四君諸公之報

驗何太速乎奉勸吾曹相警互防勿罹愆失
帝王不容法從何立况道流守寶不爲天下
先沙門何妨饒禮以和之當合佛言一切恭
信信于老君先聖也信于孔子先師也非此
二聖曷能顯揚釋教相與齊行致君於穢黃

傳禪觀法

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釋子猶或
非之我既重他他豈輕我請信安遠行事其
可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孟子曰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謂歟

之上乎苟我三斯言譬無賴子弟無端鬪競累
其父母破產遭刑然則損三教之大猷乃一
時之小失日月食過何損於明君不見秦焚
百家之書聖人預已藏諸屋壁坑之令勦絕
楊馬二戴相次而生何曾無噍類耶梁武捨

禪法濫觴自於秦世僧叡法師序關中出禪
經其文則明心達理之趣也然譬若始有其
方未能修合弗聞療疾徒曰醫書矧以大教
既敷群英分講註之者矜其辭義科之者逞
其區分執塵搖松但尚其乘機應變解紛挫

道後魏勃興拓跋誅僧子孫重振後周毀二
教隨牽復之武宗陷釋門去未旋踵宣宗十
倍興之側掌豈能截河漢之流張拳不可舉
虎兕之猛况爲僧莫若道安安與習鑿齒交
游崇儒也爲僧莫若慧遠遠送陸修靜過虎

銳唯觀其智刃辭鋒都忘所詮不求出離江
表遠公慨禪法未敷於是苦求而得也菩提
達磨祖師觀此土之根緣對一期之繁紊而
宣言曰不立文字遣其執文滯逐也直指人
心明其頓了無生也其機峻其理圓故不免

漸修之徒篤加訕謗傳禪法者自達磨爲始
馬祖下相繼六代傳衣橫枝而出不可勝紀
如曹溪寶林傳所明也

道法師箋本於直指人心下削去今依舊

本補

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丞相張商英撰

崇寧天子賜馬祖塔號慈應諡曰祖印歲度
僧一人以奉香火住山老福深即祖殿後建
天書閣承閣爲堂以選佛名之使其徒請記
於予予三辭而請益堅余謂之曰古人謂選
佛而及第者涉乎名言爾子以名堂予又記
之無乃不可乎憐子之勤謾爲之記夫選者
選擇之謂也有去有取有優有劣施之於科
舉用之於人才此先王所以厲世磨鈍之具
非所以選佛也使佛而可選也取六根乎取
六塵乎取六識乎取三六則一切凡夫皆可

以作佛去三六則無量佛法誰修誰證取四
諦六度七覺八正九定十無畏乃至十八不
共法三十七助道品乎取之則有法也去四
諦六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乎去之則無法
也去取有無眇然如絲之留於心中歎然如
埃之入乎首次此在修多羅藏或謂之二障
或謂之四病或謂之不了義或謂之戲論或
謂之遍計邪見或謂之微細流注取之非佛
也去之非佛也不去不取亦非佛也佛果可
以選乎曰先生之論相宗也吾祖之論禪宗
也凡與吾選者心空而已矣弟子造堂而有
問宗師踞坐而有答或示之以玄要或示之
以料揀或示之以法鏡三昧或示之以道眼
因緣或示之以向上一路或示之以末後一
句或示之以當頭或示之以平實或揚眉瞬

目或舉拂敲床或畫圓相或劃一畫或拍掌或作舞契吾機者知其心之空也知其心之空則佛果可以選矣余曰世尊舉花迦葉徵

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矣後世宗師之所指

示何其紛紛之多乎吾恐釋氏之教中衰於

我三此矣深河東人也甘粗糲耐辛苦久從關西

真淨遊孤硬卓立必能宏其教蓋釋氏之教枯槁以遺其形寂寥以灰其慮戒定密行鬼神所莫窺慈悲妙用幽顯所同仰迫而後應則吾衆喪其伴侶不得已而後言則六聚亡

其畛域生死之變人之所畏也吾未嘗有生安得有死則奚畏之有利害之境人之所擇也吾未嘗有利安得有害則奚擇之爲夫如是則不空於外而內自空不空於境而心自空不空於事而理自空不空於相而性自空

不空於空而空自空空則等等則大大則圓圓則妙妙則佛嗟乎吾以此望子子尚無忽哉

三祖鑑智禪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

失功造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湏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湏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

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
境遂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
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粗寧有
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
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我三

八

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垂真昏沈不好不好
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
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
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華何

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憂
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元爾忘
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
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

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
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
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
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
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

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若不如是必不湏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
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
道斷非去來今

戒定慧三學

我三

九

資持云一切佛法不出三學以衆生迷心爲
惑動慮成業由業感報生死無窮欲脫苦果
要除苦因故先以戒治其業次以定慧澄其
惑業分善惡故止作兩行以相翻惑唯昏散
故定慧二法而對破病因藥差機藉教脩然

後業盡惑除情亡性顯教門雖廣豈越於斯

釋法四依

則見祖懷究竟
指歸唯在了義

忘言仍湏遣
義無有也

依法不依人者人唯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
理性空遙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爲正法依涅槃極教盛明斯轍
大小也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爲正法依涅槃極教盛明斯轍
涅槃云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聲聞緣覺

若能反彼俗心憑準聖量隱心行務知非性
空乘持此心以爲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
一分觀厭明違有事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
性真道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止是張筌
義爲達理化物之道變化猶證解已後絕慮杜變也

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

懷目擊之談莊子云目見而道存豈不以言詮意表得
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
今謂得義義乃是言真行道者常觀常破常
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上明義假語顯見義捨語也
得義謂上謂得義

牛羊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
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壅不通有疑
皆決但爲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
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

上明六識妄念人畜共依故有淪墜已大聖
下令依佛智即唯識觀今摸過漸明也
示教境是自心下愚冰軌塵爲識外所以化
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
屢歷常倫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知倒難
清名爲依識知流湏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
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
自心相安有愚迷生憎生愛思擇不已解異

界上下法我說唯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也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赴感還宗了義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行宗云大千界內佛爲法王律是佛勅唯聖制立自餘下位但可依承良以如來行果極圓窮盡衆生輕重業性等覺已下猶非所堪況餘小聖輒敢擬議有如國家賞罰號令必從王出臣下僭越庶人失信亡敗無日佛法

亦爾若容他說群生不奉法不久住故也

撮畧諸文以嘆戒法

資持引標宗云是汝大師以能軌物也或云人足能有所至也或云大地生成主持也道品樓柱聖道所依也禪定城郭定慧所憑也

我三

十一

乃至如池如鏡如纓絡如頭如器又智論中如重寶如命如船如鳥翅等尋之可知又篇聚中先明戒護具列八喻如王小子如月光如意珠如王一子如人一目如貧資糧如王好國如病良藥又戒大序如海無涯如寶

無厭僧祇戒本如猿猴鎖如馬轡勒廣在經律不復繁引良以戒德高廣故非一物可喻偏舉諸像各得一端不能全似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又云雖談衆典然於毗尼最所留意故篇聚

云世尊處世深達物機凡所施爲必以威儀爲主是也又經通餘人所說律唯金口親宣大權影響但知祇奉况餘小聖安敢措詞又復諸經說有時限律則通於始終義鈔云始於鹿苑終至鶴林隨根制戒乃有萬差等具

斯三意永異餘經偏弘之言想無昧矣

示僧尼戒相廣略

鈔云問律中僧列二百五十戒戒本具之尼則五百此言虛實五百之言乃出智論與律不同故問決之答兩列定數約指爲言約即畧也故諸部通言不必依

數論其戒體唯一無作約境明相乃量塵沙且指二百五十以爲持犯蹊徑耳律中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可得指此而爲所防今準智論云尼受戒法畧則五百廣則八萬僧則畧有二百五十廣亦同尼律儀

度尼教意

業疏云女人機發律中佛姨母大愛道尼深同五百女人求佛出家深厭生死求佛出家以無弘道遠化益故抑而不許後還舍衛便自剃髮披衣倚僧坊立祈聽受戒時爲三請便授敬法必具依行即感

我三

士

具戒記云女性鄙弱人少敬信故無弘化之益反更毀辱正法減半由佛不許却還城中輒自變形復至祇桓倚門而住阿難代請佛令傳教能行八敬即與出家愛道等聞即發具戒疏又云二十衆受者爲明女報惑深智淺喜生慢怠必欲受具僧尼各十方發勝心又云若依神州自宋已前究勘僧史尼一衆受謂從大僧一衆邊受如諸律中八敬受者但專愛道餘五百尼十一衆受故求那跋摩此翻功德聖者言若無二衆但一衆受如愛道之緣者得也何以知然及論本法止前方便未有可成還約僧中羯磨方感後師子國鐵索羅等十尼學宋語通方二衆受

尼八敬法

事鈔尼衆篇云善見佛初不度女人出家爲

滅正法五百年後爲說八敬聽出家依教行
故還得千年今時不行隨處法滅會正記云
佛成道後十四年姨母求出家佛不許度阿
難爲陳三請佛令慶喜傳八敬向說若能行
者聽汝出家彼云頂戴持言八敬者一者百

我三

士三

歲比丘尼見初受戒比丘當起迎送禮拜問
訊請令坐二者比丘尼不得罵謗比丘三者
不得舉比丘罪說其過失比丘得說尼過四
者式義摩那已學於戒應從衆僧求受大戒
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二部僧中行摩那

垂六者尼半月內當於僧中求教授人七者
不應在無比丘處夏安居八者夏訖當詣僧
中求自恣人如此八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
形不應違

出家超世

業疏云橫約諸有無思離染故樹出家樂處
閑靜若有貪着終成金鎖引出方便唯斯一
道如華手經云有四法轉身即在善來比丘
蓮華化生現增壽命一者自樂出家亦勸助
人令欣出家二者求法無倦亦勸他人三者

自行和忍亦勸他行四者習行方便深發大
願又出家功德經云若能放人出家受戒功
德無邊譬如四天下滿中羅漢百年供養不
如有人爲涅槃故於一日夜出家受戒謂猶
前施雖多有竭是欲界繫爲法出家非三界
是高勝本

沙彌五德

鈔引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

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委棄身命尊崇道故四者永割親愛無適莫故五者志求大乘爲度人故記云此之五德出家大要五衆齊奉不唯小衆終身行之不唯初受又業疏云斯德始終通於五衆俱堪物養人天師範故使誦持無輕受體及形服也

三衣興意

鈔引薩婆多云欲現未曾有法故一切九十六種外道無此三名爲異外道故分別功德論爲三時故制有三衣冬則着重夏則着輕春則着中亦爲諸虫故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着三衣外道裸身無耻白衣多貪重着也十誦爲異外道故便以刀截知是慚愧人衣雜舍經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也準此而名則慈悲者之服華

嚴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等四分云懷抱於結使不應着袈裟薩婆多五意制三衣也一衣不能障寒三衣能障故二不能有慚愧三不中入聚落四乃至道行不生善五威儀不清淨故制令畜三便具上義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幟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爲應執持三衣瓦鉢即是少欲少事等當宗外部多爲寒故制三四分又云三世如來並着如是衣故業疏云如律中說如來因諸比丘畜長不自節約是以初夜着一衣乃至後夜着第三明旦因制如衣法初
我三十五
引示袈裟功能

又引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行形是沙門披着袈裟者於彌勒乃至樓至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餘悲華經云如來於寶藏

佛所發願成佛時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入

我法中或犯重邪見等四衆於一念敬心尊重必於三乘受記二者天龍人鬼若能恭敬此人袈裟少分即得三乘不退三者若有鬼神諸人得袈裟乃至四寸飲食充足四者若

衆生共相違反念袈裟力尋生悲心五者若

在兵陣持此小分恭敬尊重常得勝他若我袈裟無此五力則欺十方諸佛濟緣引賢愚經云佛告阿難古昔無量阿僧祇劫此間浮提於山林中有一師子名躡迦羅毗秦言堅誓軀

着艾布豈非順教

記云已前律制但據蠶家大教轉來不許受用乃知聲聞行劣但取離非菩薩慈深遠推來處雖離殺手無非殺來足踏坐具身披三衣也皆活業分非大士可忍豈比丘所宜請考

我三

十六

體金色光相明顯時獵師剃頭着袈裟內佩弓箭以毒箭射之師子驚覺即欲馳害見着袈裟念言此人不久必得解脫所以者何此染衣者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爲惡心向三世聖賢

大教永斷繒綿皮物

鈔又引央掘經繒綿皮物若展轉來離殺者手施持戒人不應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不破戒涅槃云皮革履屣惰奢耶衣如是衣服悉皆不畜是正經律今有一方禪衆皆

經文少懷信仰廣敘利害見章服儀離殺手者非蠶家故不受者應法大小俱順故受者非悲違大順小故小從大出望制雖順約義還違故知持戒行慈方符聖旨縱情受用全乖道儀故章服儀云且自非悲之語終爲永

斷之言據此爲論頗彰深切次引涅槃乃終窮囉累決了正教明文制斷何得遲疑

舉現事以斥妄行

記云據僧傳中所叙南岳道休二師不衣綿帛並服艾絮故南山律師云佛法東漸幾六

百載唯斯衡岳恣行可歸今時禪講自謂大乘不拘事相綾羅闌美紫碧爭鮮肆恣貪情背違聖教豈不聞衡岳但服艾絮以御風霜天台四十餘年唯披一衲永嘉食不畔鋤衣不蠶口荆谿大布而衣一床而居良由深解大乘方乃專崇苦行請觀祖德勿染邪風則稟教修身真佛子矣

示衣財體如非

業疏云但以邪心有涉貪染爲利賣法禮佛讀經斷食諸業所獲贓賄皆曰邪命物正乖

佛化故特制也如經中說比丘持糞掃衣就河所洗諸天取汁用洗自身不辭穢也外道持淨麁次後將洗諸天遙遮勿汚池也由邪命得體不淨故以此文證心清淨者是正本也雖求清淨財體應法綾羅錦繡俱不合故世多用絹細者以體由害命特湏制約今五天及諸胡僧俱無用絹作袈裟者親問彼云以衣爲梵服用四無量審知行殺而故服之義不應也以法衣順道錦色班綺耀動心神青黃五綵真紫上色流俗所貪故齊削也資持云感通傳中天人云佛法東傳六七百載南北律師曾無此意安用絞生之財而爲慈悲之服師何獨拔此意南山答曰余因讀智論見佛着粗布伽黎因懷在心何得乖此及聽律後便見蠶衣卧具縱得已成並斬壞塗

垂由此重增景仰又云復見西來梵僧咸着布麁具問答云五天竺國無着麁衣由此興念著章服儀等義淨三藏內法傳中反加毀誹彼學小乘有部故多偏執今宗大乘了義非彼所知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事鈔云十誦護三衣如自皮鉢如眼目乃至云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無所顧戀猶如飛鳥若不持三衣入聚落俗人處犯罪僧祇亦云比丘三衣一鉢湏常隨身違者出界結罪除

病當敬三衣如塔想五分三衣謹護如身薄皮常湏隨身如鳥毛羽飛走相隨四分行則知時非時不行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猶如飛鳥羽翮相隨諸部並制隨身今時但護離宿不應教矣記云今時希有護宿何況常隨多

有畢生身無法服是則末世護宿猶爲勝矣但內無淨信慢法輕衣真出家兒願遵聖制業疏云所以衣鉢常隨身者由出家人虛懷爲本無有住著有益便停故制隨身若任留者更增餘習於彼道分曾無思擇故有由也

示開制本緣

資持云象鼻者即犯衆學不齊整戒文注顯然今皆垂肘豈知步步越儀犯吉今準感通傳天人所示凡經四制世多迷執畧爲引之彼云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制袈

我三

十六

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土王臣皆披白麁搭左肩上故佛制衣角居臂異俗此一制也後徒似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爲女愛由是制衣角在肩後爲風飄聽以尼師壇鎮之此二制也後有比丘爲外道難言袈裟既

爲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上比丘不能答以事白佛由此佛制還以衣角居于左臂坐具還在衣下此三制也於後比丘着衣不齊整外道譏言狀如嫖女猶如象羆由此始制上安鉤紐令以衣角達於左臂即達

我

十九

置於腋下不得令垂如上過也今須準此乍可挑着左肩若垂臂肘定判非法步步結罪舊云今在左臂爲正但不得垂矣角者非也

鉢制意

事鈔引僧祇云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宜

十誦云鉢是恒沙諸佛標誌不得惡用善見

鉢非法得罪言色者四分云應熏作黑色赤色律文廣有熏法素瓦白鐵油塗者並爲非法言量者四分云大受三斗小受斗半中品可知此律姚秦時譯彼國用姬周之斗若準唐斗上鉢受一斗下者五升乃至云然則諸

部定量雖無一指然多三斗斗半爲限但此器名應器須依教立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趣足而已言通增減必準正教

坐具教意

鈔引四分爲身爲衣爲卧具故制長佛二揵

云三乘聖人皆執瓦鉢乞食資生四海以爲家居故名比丘中阿含云鉢者或名應器言體者律云大要有二泥及鐵也五分律云有用白銅鉢者佛言此外道法若畜得罪佛自作鉢坯以爲後式十誦律云畜金銀木石等

鉢非法得罪言色者四分云應熏作黑色赤色律文廣有熏法素瓦白鐵油塗者並爲非法言量者四分云大受三斗小受斗半中品可知此律姚秦時譯彼國用姬周之斗若準唐斗上鉢受一斗下者五升乃至云然則諸部定量雖無一指然多三斗斗半爲限但此器名應器須依教立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趣足而已言通增減必準正教

坐具教意

鈔引四分爲身爲衣爲卧具故制長佛二揵

鉢非法得罪言色者四分云應熏作黑色赤色律文廣有熏法素瓦白鐵油塗者並爲非法言量者四分云大受三斗小受斗半中品可知此律姚秦時譯彼國用姬周之斗若準唐斗上鉢受一斗下者五升乃至云然則諸部定量雖無一指然多三斗斗半爲限但此器名應器須依教立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趣足而已言通增減必準正教

色若作者應安緣五分湏摸四角不摸則已
四分云若減量作若疊作兩重並得十謚不
應受單尼師壇離宿吉羅摩得伽云離宿不
湏捨墮非佛制故亦不應離宿記云爲身者
恐坐地上有所損故次爲衣者恐無所藉三

我三

二

衣易壞故爲卧具者恐身不淨汙僧床櫈
故

緇門警訓卷第三

音釋

紩女巾切又女
君子
數鎮切繩縷也
粗且余切大
粗
粗粗人也
噍才笑切爵
也
也傳食於

緇門警訓卷第四

我四

漉囊教意

鈔云物雖輕小所爲極大出家慈濟願意在此今上品高行尚飲蟲水況諸不肖焉可言哉故律中爲重蟲命偏制飲用二戒由事常

我四

現有用者多數故也記云出家之人脩慈爲本慈名與樂無殺爲先物類雖微保命無異此乃行慈之具濟物之緣大行由是而生至道因茲而冠同傳負識勿以爲輕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濫

資持引地持論云菩薩先於一切所畜資具爲非淨故以清淨心捨與十方諸佛菩薩如比丘將現前衣物捨與和尚閻黎等涅槃云雖聽受畜要須淨施篤信檀越是也今時講學專務利名不耻五邪多畜八穢但隨浮俗

豈念聖言自下壇場經多夏臘至於淨法一未霑身寧知日用所資無非穢物箱囊所積並是犯財慢法欺心自貽伊戚學律者知而故犯餘宗者固不足言誰知報逐心成豈信果由種結現見袈裟離體當來鐵葉纏身爲

人則生處貧窮衣裳垢穢爲畜則墮於不淨毛羽腥臊况大小兩乘通名淨法倘懷深信豈憚奉行故荆谿禪師輔行記云有人言凡諸所有非己物想有益便用說淨何爲今問等非己財何不任於四海有益便用何不直

付兩田悲敬而閉之染房封於囊篋實懷他想用必招愆犯盜忽謂己財仍違說淨說淨而施於理何妨任已執心後生倣倣故知不說淨人深乖佛意兩乘不攝三根不收若此出家豈非虛喪於戲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鈔云一田宅園林二種植生種三貯積穀帛

四畜養人僕五養繫禽獸六錢寶貴物七檀
褥金鑊八象金飾床及諸重物此之八名經
論及律盛列通數顯過不應又律經言若有

我四

二

畜者非我弟子五分亦云必定不信我之法
律由此八種皆長貪壞道汙染梵行有得穢
果故名不淨也乃至云律中在事小機意狹
故多開畜又涅槃云若諸弟子無人供須時
世飢饉飲食難得爲欲護持建立正法我聽

弟子受畜金銀車乘田宅穀米貿易所須雖
聽受畜如是等物要須淨施篤信檀越記云
上明大乘機教俱急下明小乘機教俱緩律
在事者違事故輕則顯經宗於理違理故重
小機意狹不堪故開反上大乘堪任故重世

人反謂小乘須戒大教通方幾許悞哉

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僧網篇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
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欲之深着良
由虛妄之俗可棄真實之道應歸是宜開廓

遠意除蕩鄙懷不吝身財護持正法况僧食
十方普同彼取自分理應隨喜而人情忌愜
用心不等或有閉門限礙客僧者不亦蚩乎
鳴鐘本意豈其然哉出家捨着尤不應爾但
以危脆之身不能堅護正法浮假之命不肯

我四

三

遠通僧食違諸佛之教損檀越之福傷一時
衆情塞十方僧路傳謬後生所敗遠矣改前
迷而復道不亦善哉煙食獨啖餓鬼之業是謂大迷或問僧
事有限外客無窮以有限之食供無窮之僧
事必不立答曰此乃鄙俗之淺度瑣人之短

懷豈謂清智之深識達士之高見夫四輩之供養三寶之福田猶天地之生長山海之受用何有盡哉故佛藏經言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由此言之勤

脩戒行至誠護法由道得利以道通用乃至云俗教尚謂憂道不憂貧况出家之士高超俗表不憂護法而憂飲食其失大甚也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資持云義淨三藏寄歸傳廣斥世人燒身然

指意謂菩薩大士之行非出家比丘所宜古來章記相傳引誠講者寡聞用爲口實此由不知機有淺深教分化制律明自殺方便偷蘭燒指然香違制得吉梵網所制若不燒身臂指非出家菩薩犯輕垢罪此蓋小機急於

自行期盡報以超生大士專在利他歷塵劫而弘濟是以小律結其大過大教嘆其深功况大小兩教俱是聖言一抑一揚豈容乖異且經明出家菩薩那云不許比丘彼云捨身等傳列苦行遺身豈是專存通俗彼云經中事存爲沙門所

通俗荆溪所謂依小不燒則易依大燒之則難保命貪生物情皆爾今以義判且爲三例一若本白衣不在言限或全不受戒依此經中足指供養勝施國城若依梵網直受大戒順體奉持然之彌善二若單受小戒位局比丘

我四

四

不燒則順本成持燒之則依篇結犯三若兼受大戒名出家菩薩燒則成持不燒則成犯若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並從大判不犯律儀若此以明粗分進否豈得雷同一槩頓斥爲非然有勇暴之夫情存矯誑邀人利養規

世聲名故壞法門乃佛教之大賊自殘形體
實儒宗之逆人直是惡因終無善報今時頗
盛讐俗豈知則義淨之誠亦有取矣

律制雜學以妨正業

鈔文云五分云爲知若會等知事差僧及法食會集等學

書不得爲好廢業不聽卜相及問他言凶四
分開學誦文書及學世論爲伏外道雜法中
新學比丘開學筭法十誦好作文頌莊嚴章
句是可怖畏不得作毗尼母論佛言吾教汝
一句一偈乃至後世應行者即行之不應行

在護持助通佛化故善戒云若爲論議破於
邪見若二分經一分外書不犯四分開誦此
其意耳今或沽名邀利附勢矜能形廁方袍
心染浮俗畢身虛度良可哀哉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者亦莫行之後世比丘所說亦爾記云以書
筭卜術俗典文頌俱是世法非出家業爲因
緣故時復開之今時釋子名實俱喪能書寫
則稱爲草聖通俗典則自號文章擇地則名
爲山水卜術則呼爲三命豈意捨家事佛遺

上座長老比丘從波離學律也今持纏靄戒品便乃聽教參禪爲僧行儀一無所曉況復輕陵戒檢毀訾毗尼貶學律爲小乘忽持戒爲執相於是荒迷塵俗肆恣兇頑嗜杯饗自謂通方行姦怒言稱達道未窮聖旨錯解真

乘且戒必可輕汝何登壇而受律必可毀汝何削髮染衣是則輕戒全是自輕毀律還成自毀妄情易習至道難聞拔俗超羣萬中無一請詳聖訓能無從乎

歸敬三寶興意

歸敬儀云然則熏習日久取會無由事須立敬設儀開其信首之法附情約相顯於成化之功然後肝膽塗地形骸摧折知宇宙之極尊則敬逾天屬父母即天屬曉教義之遠大則道越常迷即七畧經史等乃至云小乘論云敬者以慚

爲體也由我德薄前境尊高故行敬也今反無慚不耻深可嗟也大乘論云由信及智故敬於彼信故非邪智故興敬故引誠教信智及慚敬之本矣又引論云歸依者回轉之語由昔背正從邪流蕩生趣今佛出世興言極

尊遂即回彼邪心轉從正道故也於是乃立歸法有五等之差始於背俗之初終於入道之極皆歸三寶以爲心師之迹也所師極矣所爲大矣故增一阿含經云無恭敬心於佛者當生龍蛇中以過去從中來今猶無敬多

睡癡等斯爲良證大悲經云佛過去時行菩薩道見三寶舍利塔像師僧父母耆年善友外道諸仙沙門婆羅門無不傾側謙下敬讓由是報故成佛已來山林人畜無不傾側以敬於佛又俗禮云母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傲

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是也

求歸三寶功益

敬儀云是知初心後進必須憑師善友今依止三寶常樂親近故大智論云若菩薩未入法位遠離諸佛壞諸善根沒在煩惱自不能

我四

七

度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嬰兒不離其母行道不離糧食熱時不離涼風寒時不欲離火度水不離好船病苦不離良醫是故菩薩常不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諸苦海唯佛世尊令我出苦是故常念不離諸佛又如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福過彼不可稱計又校量功德經云四有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

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皈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三寶勝故

列示三寶名相

歸敬儀云然三寶爲敬謁之尊是以明其相狀行者云歸命常住法身所謂如來成就十

力四無所畏五眼六通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等一切種智無上調御功德智慧微妙清淨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安慰世間普覆一切無障無礙無所分別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而能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常舉右手安接衆生放大光明除無明暗百福莊嚴萬德圓滿雨甘露雨轉正法輪濟益衆生出生死海是故號佛衆聖中尊無上法王

十二部經梵語一修多羅二祇夜三和伽那四伽陀五優陀那六尼陀那七可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波陀那八伊帝日多伽九闍陀伽十毘佛畧
十一阿浮達摩十二優波提舍唐言一契經
論二重頌三授記四孤起五無問六因緣七警
諭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未曾有十二
議上中下善義味清淨自然具足開現梵行
最上第一度於彼岸甚深實相平等大慧自
性清淨心行處滅言語道斷而此正法境界

我四

資持云三寶四種一體理體就理而論化相
順則三寶住持違則覆滅正法又如華嚴云
具足受持威儀教法能令三寶不斷等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歸敬儀云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爲世法之
所凌慢故稱寶也如世珍寶爲世所重今此

我四

九

離念佛念法念僧受行諸佛一切言教常以
六度度諸衆生常以四攝攝諸含識爲尊爲
導爲依爲救安置衆生佛菩提道是故號僧
法朋善友常以方便利益世間是良福田真
供養者

無力無能自救無暇何能救物唯出世寶有力能持言歸依者如憑王力得無侵害今憑正寶威福無涯故使神龍免金翅之誅信士超夜叉之難五種三歸皆歸此寶或即名之同相三寶由理通三世義盡十方常住三寶

此爲至極經云若人得聞常住二字是人生不墮惡趣斯何故耶以知法佛本性常故一時聞解熏本識心業種既成淨信無失況能立願歸依奉爲師範固當累劫清勝義無陷沒如經有人受三歸依彌勒初會解脫生

死此乃出苦海之津梁入佛法之階位

住持三寶

住持三寶者人能弘道萬載之所流慈道假人弘三法於斯開位遂使代代興樹處處傳弘匪假僧揚佛法潛沒至如漢武盛初聞

佛名既絕僧傳開緒斯竭及顯宗開法遠訪身毒致有迦竺來儀演布聲教開物成務發信歸心實假敷說之勞誠資相狀之力名僧寶也所說名句表理爲先理非文言無由取悟故得名教說聽之緣名法寶也此理幽奧

非聖莫知聖雖云亡影像斯立名佛寶也但以群生福淺不及化源薄有餘資猶逢遺法此之三寶體是有爲具足漏染不足陳散然

是理寶之所依持有能尊重相從出有如俗王使巡歷方隅不以形徵故敬齊一經云如世有銀金爲上寶無銀有鉢亦稱無價故末三寶教亦齊真今不加敬更無尊重之方投心何所起歸何寄故當形敬靈儀心存真理導緣設化義極於斯經云造像如麥獲福無量以是法身之器也論云金木土石體是非

情以造像故致毀之人自獲罪福莫不表顯
法身致令功用無極故使有心行者對此靈
儀莫不涕泣橫流不覺加敬但以真形已謝
唯見遺踪如臨清廟自然悲肅舉目摧感如
在不疑今我亦爾慈尊久謝唯留影像導我

卷四

+

慢幢是須傾屈接足而行禮敬如對真儀而
爲說法今不見聞心由無信何以知耶但用
心所擬三界尚成豈此一堂頑癡不動大論
云諸佛常放光說法衆生罪故對面不見是
須一像既爾餘像例然樹石山林隨相標立

導我心路無越聖儀

化相三寶

化相三寶者謂釋迦如來爲佛寶也所說滅
諦爲法寶也先智苦盡爲僧寶也此化相三
寶或名別相體是無常四相所遷滅過千載

卷四

士

讚佛

但可追遠用增翹敬以賢劫中三佛已往無
我第四群生何依長淪苦海解脫無路是以
能仁膺期出世三祇修鍊萬行功圓纖瑕去
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
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
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
千門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
間天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牀坐徧三千若不傳
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諷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佛法僧寶不斷也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天上天下金儂世尊一心十號四智三身度
脫五陰超踰六塵生靈歸敬所謂能仁

讚法

萬法唯心心須至靜由彼一心能生萬行背
覺爲妄悟真則聖稽首法門昭然佛性

讚僧

六度無懈四恩既常爲人眼目助佛津梁體
潤一雨心熏衆香道無不在此土他方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某甲業力障魔神志錯亂所歷根鈍自然想

來脫略混淆顛倒重壘臨文徇意字誤句差
乖清濁之正音泥解會之邪見或事奪其志
心不在經問對起居斷絕隔越久誦懈怠因
事憤嗔嚴潔或涉於垢塵肅敬或成於瀆慢
身口服用之不淨衣冠禮貌之弗恭供不如

儀處非其地卷舒揉亂墜落污傷種種不專
不誠大慙大懼恭願諸佛菩薩法界虛空界
一切聖衆護法善神天龍等慈悲憐憫懺渚
罪愆悉令誦經功德周圓畢遂某甲回向心
願尚慮譯潤或誤註解或非傳授差殊音釋

舛錯校對仍改之失書寫刊刻之訛其師其
人悉爲懺悔仗佛神力使罪消除常轉法輪
起濟含識

懶庵樞和尚語

佛誠羅喉羅頌云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念已

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
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既如是我何不然
直須內外資熏一生取辦更若悠悠過日是
誰之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
度此身

天台智者大師云何不絕語言置文字破一
微塵出大千經卷一微塵者衆生妄念也大
千經卷者衆生佛性也衆生佛性爲妄念所
覆妄念若破則佛性現前此老人爲固執文
字語言者興此歎也此亦是金鎧刮膜之義

我四

十三

他日眼開方知得力

楞嚴經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禪販如來造
種種業若不以戒攝心者縱饒解齊佛祖未
免禪販如來這種種業况平平之人清涼國
師以十願律身者良有以也戒以慎爲義又

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四句偈

經中四句偈者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也
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不能受持
四句偈若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能

受持四句偈山野看來人人皆能受持知者
萬中有一何故如此祇爲此經被他前塵蓋
覆不自覺知也

示比丘付已德行受食

付已德行全缺應供者德行全可以應供德
行缺則不可應供今之比丘或年三四十歲
或年五六十歲未嘗一日不應供也德行全
耶德行缺耶所以云學道不通理覆身還信
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年齒既高園中
蕈不生教有明文不可不信若也一念回光

日消萬兩黃金

示比丘慎勿放逸

增一阿含經云眼以色爲食耳以聲爲食鼻
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觸爲食意以法
爲食涅槃以無放逸爲食如今叢林中三八

念誦鳴鐘集衆維那白衣衆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此語與增一頗同往往聞者以爲常例如風過樹略不餐采佛祖之意遂成虛設矣

菩薩三事無厭

智論云菩薩唯有三事無厭一者供養佛無厭二者聞法無厭三者供給僧無厭今之學者雖未至菩薩地位撥棄因果者或有之更不究先聖之微言殊不知即理而事即事而理事理圓融法爾如是故永明云擬欲蛙嫌

海量螢掩日光乎

戒定慧

戒定慧三學者衆生自性本有之物不因修證而得非唯諸佛菩薩具足一切凡夫悉皆具足自性無善惡無持亦無犯是自性戒自

性無靜亂無取亦無捨是自性定自性本無知而無所不知是自性慧諸佛菩薩知有故得受用一切凡夫不知有故不得受用知有不知有似乎少異而戒定慧未嘗少異也

誠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終

南山宣律師爲弟子慈忍作

損害生命名苦業筋骨斯盡名苦緣經云食者從耕種鋤刈收治颶簸窖藏運輦春磨煑爨蒸煮聊設供給奉送又種菜造牆溉灌田園營爲醬酢計一鉢食出一鉢汗汗在皮肉

我四

十五

即是其血一食功力出於作者一鉢之血況復一生凡受幾食始從耕種乃至入口傷殺無數雜類小虫是以佛戒日受一食支持性命寄過一生衣服者養蠶殺蠶取桑織絡浣裁縫衆緣調度無量辛苦計上下衣資凡

十四

殺幾蠶出幾氣力蠶爾入湯受幾痛苦是故
佛教著糞掃衣障弊陋質糞得修造房舍者
從起立牆壁穿坑掘地傷殺土蟲斫伐木材
傷林樹蟲造磚瓦時殺泥水蟲放火陶冶殺

柴草虫作人苦力施主費財飲食衆緣勞損

甚大始成一房是故行者依於塚樹草蓐自
安念食是苦節身而食念衣殺命著糞掃衣
念房舍卧具從苦緣生志樂頭陀三月一移
念四事難消少欲知足經云受檀越食如饑
饑世食子肉想受施主衣如熱鐵纏身入房

舍時如入鐵鑊受牀座時如熱鐵牀寧破此
身猶如微塵不以破戒之身受人供給三塗
苦報皆爲愛衣貪食樂好房舍若破戒因緣
還償施主或作奴婢鞭打驅策或受畜生形
披毛帶角生償筋骨死還皮肉負重力盡起

而復倒虛受信施樂不足言及償施主苦過
萬倍是故教汝知慙知愧慎護後世莫破戒
受施名爲淨心

誠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八不淨財食敝俗饌無羞無耻知而故犯不
畏後世是故令汝校量心行先淨禁戒後方
聽經汝用五誠得名淨心古者大德講華嚴
經唯一卷疏於後法師作三卷疏今時講者
十地一品出十卷疏各逞功能競顯華誦文

我四

十六

字浩博寄心無所然文者當體即義何須人
語今時愚人競求於名不求於法法尚不可
著何況著文字法離文字言語斷故大集經
云經文是一講者異說各恃已見壞亂正法
天神瞋故三災俱起以是因緣佛法淡薄如

一斛水解一升酪看似酪色食即無味諦思
講論人情測佛佛智境界豈人能測如是審
察名爲淨心

誠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僧尼破戒者所謂畜養奴婢僮僕牛驢車乘

田宅種植園林花菓金銀粟帛屏風簟被好
枕細席箱匱盆瓮銅器槃碗上好三衣牙牀
坐褥房舍退屋厨庫碓磨脂麪藥酒雜鮓醬
酢異種口味王公貴重多人顧識生緣富貴
數過親舊餉送吊問申訴衙府身爲衆首門
徒強盛講說相難好喜音樂常居一寺評量
僧事迭相擯罰借問旱潦豐儉盜賊水火毒
獸之事經過酒店市廓屠膾獵射之家親友
婦女琴瑟詩賦圍棊雙陸讀外書典高語大
咲嫌恨諍競飲酒食肉綾羅衣服五色鮮明

我四

十七

勤剃鬚髮爪利如鋒齒八不淨財寶富足於
此等事貪求愛著積聚不離名真破戒經云
此等比丘名禿居士名披袈裟賊名禿獵師
名三塗人名無羞人名一闡提名謗三寶名
害一切檀越眼目名生死種子名障聖道遠

離此等十種惡名即爲淨心

誠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一者萬類之中人身難得如提謂經說今得
人身難於龜木二者雖得人身中國難生此
土即富邊地之中具足大乘正法經律三者
雖有正法信樂復難今隨力信不敢疑謗四
者人身難具今受男形根無殘缺相貌成就
五者雖具男形六根無缺五欲纏染出家甚
難今得割愛出家修道披著佛衣受佛淨戒
六者雖受禁戒隨戒甚難汝可於戒律中尊

重愛樂慚愧慎護於此六事若不觀察即便放逸深障聖道既超六難常應喜慶難得已得得已莫失如是思量名爲淨心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聞性空持妙無比思修頻入三摩地無緣慈

願無盡然後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生彼國已滿諸大願足菩薩行與諸衆生皆成佛道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力赴群機明月影臨千澗水比丘某甲稽首歸命大慈悲父觀世音菩薩仰願它心道眼無礙見聞動大哀憐冥熏加被一者願某甲早斷漏結速證無生三業圓明六根清淨二者願某甲一聞千悟獲大總持具足辯才四

稽首圓滿徧知覺寂靜平等本真源相好嚴持非有無慧明普照微塵刹稽首湛然真妙覺甚深十二修多羅非文非字非言詮一音隨類皆明了稽首清淨諸賢聖十方和合應真僧執持禁戒無有違振錫攜鉢利含識卵

無礙解凡是聖教熏習其心一歷耳根永無忘失功德智慧莊嚴其身根根塵塵周徧法界三者願某甲上求佛果下度羣生梵行早圓三輪空寂直至成佛於其中間捨身受身常爲男子隨佛出家發菩提心自利利他行

生胎生及濕化有色無色想非想非有非無想雜類六道輪迴不暫停我今稽首歸三寶普爲衆生發道心羣生沉淪苦海中願因諸佛法僧力慈悲方便拔諸苦不捨弘願濟含窮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衆生成正覺說此

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
僧前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
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未得道
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天正命盡時不見惡相
無諸恐怖不生顛倒身無苦痛心不散亂正

我四

十九

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
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
受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
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
髮黑齒頑愚暗純醜陋殘缺盲聾瘡瘻凡是
可惡畢竟不生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
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志意和雅
身安心靜不貪嗔癡三毒永斷不造衆惡恒
思諸善不作王臣不爲使命不願榮飾安貧
度世少欲知足不長畜貳衣食供身不行偷

盜不殺衆生不敢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
性行柔軟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諍怨
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他物不憊自財
不惱不樂侵犯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
下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譖曲三業清淨

在處安隱無諸障難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
杖鉤鎖刀鎗箭槊猛獸毒虫墮峯溺水火燒
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岩頽堂崩棟朽撶打怖
畏趁逐圍繞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註鉤牽
凡諸難事一切不受惡鬼飛災天行毒癘邪

魔魍魎若河若海崇山穹嶽居止樹神凡是
霧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相覆
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四大康強
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
生斷見不着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

已見悟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一切衆生同爲善友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童真出家爲僧和合身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之器不乖盂鉢道心堅固不生憍慢敬重三

我四

二十

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音聲讚頌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提思惟了義志樂間靜清素寂默不愛喧擾不樂群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六通具足化度衆生隨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願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天上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

衆生共盡於微塵劫不惟一衆生隨我有善根普皆充薰飾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餓鬼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

阿脩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無脩多羅菩薩聲聞僧微塵諸聖衆不捨本慈悲攝受群生類盡空諸含識歸依佛法僧離苦出三塗疾得超三界各發菩提心晝夜

我四

二十一

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菩提時誓願相度脫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脩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衆生悉皆成佛道我等諸含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願早成正覺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南無毘盧教主華藏慈尊演寶偈之金文布
琅函之玉軸塵塵混入刹刹圓融十兆九萬
五千四十八字一乘圓教大方廣佛華嚴經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

惟心造常願供養常恭敬七處九會佛菩薩
常願證入常宣說五周四分華嚴經常願供
養無休歇九十刹塵菩薩衆常願悟入常宣
說大方廣佛華嚴經伏願某甲生生世世在
在處處眼中常見如是經典耳中常聞如是
經典口中常誦如是經典手中常書如是經
典心中常悟如是經典願生生世世在在處
處常得親近華藏一切聖賢常蒙華藏一切
聖賢慈悲攝受如經所說願悉證明願如善
財菩薩願如文殊師利菩薩願如彌勒菩薩

願如普賢菩薩願如觀世音菩薩願如毘盧
遮那佛以此稱經功德以此發願功德願與
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消無始以來盡法
界虛空界無量罪垢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
切衆生解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冤

業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集無始以
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福智同遊華藏莊嚴
海同入菩提大道場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心焉心焉本自天然卓爾獨立湛寂孤堅妙

中至妙玄中又玄無來無去不變不遷非迷
非悟絕聖絕賢思不可及強以言詮由體明
覺遂生諸緣鏡含萬象海納百川收之兮神
潛方寸舒之兮光充大千變化自在作用無
邊乃生乃佛爲實爲權迷之則浩浩不返悟

之則了了相傳心焉汝靈心焉汝霧語汝莫忘誨汝須聽汝具萬法兮本自圓成萬法具汝兮其體空平境非實境名是假名汝昔不悟兮枉受玲娟汝今自覺兮可保堅貞觸途莫滯念起即惺六塵不染三毒乃清休更鼓之令濁兮失本明宜自澄之令淨兮歸元精

我四

二十二

緇門誓訓卷第四

音釋

鬻
力覓切肉也又力覓切鬻魯丁切古文靈字

緇門警訓卷第五

終南山宣律師賓主序

我五

夫損己利他者蓋是僧家之義也害物安身者非爲釋子之理也有賞善罰惡之能斷是非不平之事若是先人後已弊諸佛之慈心

我五
一

如或爾死我活乖六和之妙行爲主者倘存仁義感十方衲子之雲臻若乃私受人情招千里惡名之遠播爲賓者懷恭執禮有義而到處安身苟取狂圖無義而隨方惹怨今者幸生中國得賴空門脫萬丈之火坑拋千重之羈網如囚出獄似鳥開籠履布金積善之場住七寶無殃之地天龍恭敬神鬼欽崇非桑蠶而着好衣不耕田而食美饌何須結怨饕利非理圖財求蝸角之虛名閑人天之坦路取龜毛之小利穿地獄之深坑積恨結於

今生受波吒於後世縱使滿堂金玉牽纏自己愚身直饒羅綺盈箱鬪亂子孫業重少求儉用免逼迫於心田知足除貪播馨香於意地或住梵刹或樹雲堂莫論他非但省已過若有才高之者把三藏以研窮志淺之流覽

五乘而課誦切莫口行慈善肚裡刀鎗面帶笑容心蔵劖戟貧者不恤老者不憐忘慈親鞠養之深恩乖師長提携之厚德如斯用意退十方檀越之信心執假迷真惹四海英賢之譏謔是以丁寧勸諭仔細精專聞之者破

我慢之高山覽之者塞昏迷之巨海皆希稟信普願回心只宜來世勝今生莫遣今生勝來世奉勸大眾疾須覺知大限臨頭悔之莫及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行脚

大凡行脚須以道心爲重不可受現成供養等閑過日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每日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討箇分曉始得若只隨羣逐隊打閑過日忽然死了閻羅老子打算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你來若是做工夫須

我五

二

要時時檢點刻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若如此檢點做工夫時定有到家時候有一等辦道人經又不看佛又不禮纔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

有人到這裡不識進退解免不下成風成顛壞了一生宜向紛飛起處輕輕放下轉身下也行一遭又上蒲團閉兩眼捏兩拳豎起脊梁依前提起所叅話頭便覺清涼如一鍋沸湯攏一杓冷水相似若如此做工夫日久歲

深自有到家時節工夫未入手不可生煩惱恐煩惱魔入心若覺得力不可生歡喜恐歡喜魔入心種種禪病說之不盡如衆中有老成道伴千萬時時請益若無將前輩祖師教人做工夫語言看一遍如親見相似如今向

我五

三

與人說雜話若是如此辦道至彌勒佛下生時也未有入手底時節須是猛看精采提一箇無字書卷夜來與他廝睡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可在蒲團上死坐須要活潑恐雜念紛飛起時千萬不可與他廝睡轉閨轉多

石屋珙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汝師年老中山寺朝暮無人可瞻侍不歸掃

洒執巾瓶師資禮法合也未汝母兼又年紀

高除汝一人更無二望斷秋風未見歸倚門
日日長垂淚離師棄母入山來所圖畢竟成
何事安貧樂道固所難住箇茅菴豈容易也

要種竹栽松也要鉗山掘地也要運水搬柴
也要澆蔬灌芋也要行道諷經也要攝心除
睡藜羹黍飯塞飢瘡淡羹薄粥通腸胃人生
皆爲口體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
未明業識茫茫無本據水邊林下暫經過吾
汝皆非久居計月江和尚有書來勉汝歸寧
有深意開緘未讀便抽身不負來音全孝義
有言孝爲百行先在俗在僧誰不然侍師奉
母名敬田何湏入衆并參禪忽然思靜又嫌
喧短策不妨閑徃還

結制小參

佛祖門風將委地說着令人心膽碎扶持全
在我兒孫不料兒孫先作弊紛紛走壯向奔
南昧却正因營雜事滿目風埃滿面塵業識
茫茫無本據縱饒掛搭在僧堂直待板鳴歸

被位聚頭寮舍鼓是非收足蒲團便瞌睡癡
雲鑿蠻性天昏石火交煎心鼎沸暫時寂寂
滯輕安一向冥冥墮無記百丈清規不肯行
外道經書勤講議因果分明當等閒罪福昭
然渾不懼或遷一榻一間房放逸總由身口

庚五

四

意頭上瓦脚下磚身上衣口中味一一皆出
信心檀越人家施未成道業若爲消捫心幾
箇知慚愧今日三明日四間處光陰盡虛棄
一朝老病來相尋間翁催請死符至從前所
作業不忘三塗七趣從茲墜袈裟失却復再

難鱗甲羽毛披則易看它古之學道流直忘人世輕名利煮黃精煨紫芋飯一搏水一器爲療形枯聊接氣石爛松枯竟不知洗心便作累生計物外清閒一味高世上黃金何足

貴劫空田地佛花開香風觸破娘生鼻選佛

場中及第歸圓覺伽藍恣游戲茲因結制夜

小恭不覺所言成此偈

上堂

六月七月天不雨農家曉夜忙車水背皮焦裂脚底疼眼花無力欲悶死公人又來逼夏

稅稅絲納了要盤費大麥小麥盡量還一日三食不周備思量我輩出家兒現成受用都不知進道身心無一點東邊浪宕西邊嬉三箇五箇聚頭坐開口便說它人過及乎歸到暗室中背理虧心無不做莫言墮在異類中

來生定作裁田翁前來說苦如此那時難與今時同古德訓徒有一語對人天衆拈來舉繙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

中峯和尚遺誠門人

佛法無你會處生死無你脫處一報之身如

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你了辦處著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眨得眼來早已四五十歲了也你喚甚麼作佛法任你以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

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遶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你會處你轉要會轉不相應你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的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已躬下真參實

悟乃能荷負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
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認
爲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
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年向

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
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
幣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
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
道流沒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
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榜陷人喚作我持
公論殊不知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縛
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
所持底公論你還知多少人在你背後掩鼻
之不暇生死無你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

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
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
累發重誓逼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
奈何依舊識它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
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

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握握住
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尔拶
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誠閒
世人未有不以閒散爲樂而共趣之逆問其

故乃曰昔嘗以禁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
馳心志勞而形體痛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
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
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
青天曰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

我五

七

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
拔塵遠俗以遂其閒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
閒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
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
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之間也余將直言

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後則
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
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食廢寢則根無利鉢又
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
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迄今厯試諸難蓋欲

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
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
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
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体如泰山之不動
心等太虛之無爲豈一閒字可與同日語哉
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
孜以安閒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
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
慚而復嗜閒於踈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爲
授閒者之誠

千嵒長禪師示衆

參禪爲第一持戒爲第二作福爲第三禮誦
爲第四既作出家兒須行四種事不可縱汝
心不可恣汝意不可懶汝身不可昏汝智諦
觀苦與樂痛念生與死莫憂衣與食莫貪名

與利時中惺惺著胸中蕩蕩地行坐合清規
動靜依先制常近善知識常遠惡朋輩若能
信我言成佛極容易若不信我言出家徒勞
耳是百姓光頭是脩羅衆會是地獄抽芽是
畜生羣隊快脫袈裟來快出山門去且自做

贊

八

俗人莫與我同住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若言舍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舍之情衆
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脩淨土者當
如何脩衆無語復自答云生則決生去則

實不去又云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
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世之學佛者其始莫不皆曰爲生死事大及
乎聲利所動世緣所汨則生死大事置而弗

論或爲人扣擊則它辭託跋不能自決或云
此不須問或云不必用知或云符到奉行莫
作計較或云隨處受生出入自在或云且生
不高不下之家復男子身或云把定精神見
善惡相不得隨去或令預候之時或教臨終

奪陰或云百骸潰散一物長靈或云形散氣
消歸於寂滅如是種種臆度矯亂皆不出凡
夫外道斷常二見逮乎四大解分病苦所逼
識神無王隨業輪迴決無疑矣假令定日尅
時坐脫立化世德可致未足爲奇斯由不見

我五

九

十六觀經不知九品生相不信弥陀願力而
堅持所具自甘塗炭豈不爲之悲哉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問曰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
求生它方答曰真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今存龜鑑以破多惑諸仁者當

觀自己行從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

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
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兼脩能如
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

蓋是自利利他豈肯悞人自悞况大雄讚嘆
金口丁寧希從昔賢恭稟佛敕定不謬誤也
仍徃生傳所載古今高士事跡顯著非一宜
勤觀覽以自照知人當自度臨命終時生死
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

何嗟及矣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佛制法衣但三一曰安陀會二曰鬱多羅僧
三曰僧伽梨此三法衣定是出家之服非在
家者所披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幟非

俗人所爲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着
三衣外道裸形無恥白衣多貪重着雜呵含
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髮服三法衣而出家也
據斯以知定非俗服世云梵網經有通俗者
人見彼經廣列王臣道俗盡得受戒應教

我五

十

現前此一報身定脫輪迴否三途惡道異類
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
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碍否若也了了自信
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却
致永劫沉淪自失善利將復尤誰嗚呼哀哉

出家菩薩必湏染壞故復文云比丘應與俗服有異何曾通俗着七條衣或翻卧具者南山云三衣總名梵網經云披九條七條五條袈裟即其文也若尔者又何妨袈裟之語別在出家亦即文云比丘皆應與俗服有異尋

天台及藏法師章疏俱作染壞義釋並無通俗三衣之說雖方等經中通俗脩懺入道場時許着三衣但是單縫不許却刺佛言此三衣者一名單縫二名俗服荆溪師云若却刺者即是大僧受持之衣是故此衣應湏別造世有借出家人衣深爲未可故知雖三衣非出家服出輔行記信其梵網若已許着方等何故要湏單縫乃至阿含佛令取阿難鬱多羅僧與婆四吒女着等此出自聖意暫爾赴機滅後下凡須依定制一切戒律涅槃重宣最後

廿五

十一

一五·一六·二十五

之言方爲指定三衣許俗彼經無文餘或云攘灾免厄許與小片至如戲女暫挂獵師假披或云得四寸而飲食斯充挂一片而羅刹不敢蓋顯三衣之功用非許四民之受持出家閑邪之人尚昧持衣之軌在塵煩雜之衆

寧知奉法之儀南山云若受用有方則不生罪戾必領納乖式便自陷深憊一生無衣覆身一死自負聖責何慮無惡道分觀斯之言自坐深過忍將非法誤累在家更有憊妄不能緘默多見道俗競挂絡子濫觴久矣滋彰

近矣且三衣五納制聽二典絡子名狀出自何文設以三衣破片而廻作者比丘衣損祇合補治令不失受持豈容披其破片更立異名何殊遭賊失衣比丘乎或云院內執作暫挂無妨者安阨會正是院內之衣何不着耶

四五五

龍藏

至於俗家弟子若免灾厄不應常挂袈裟之片若許常挂何不全許三衣而但許一片耶南山引僧祇龍着袈裟免金翅難乃云必不順教則所被無力袈裟違教尚云無力况今絡子特新裁染公然製造若名若体全是非

法驗知披挂得罪無福今略書三種違教之咎庶幾讀之宥過無大必改爲善一者絡子名体都無所載制聽二教一切所無既乏五功濫參三賤違教之責冥報非虛二者制聽二教唯佛一人自菩薩聲聞述而不作今既

智者革弊從正斯則達人應知無上佛乘解無道俗傳持之軌誠在律儀涅槃扶律談常正在於此律範若壞法假誰傳豈生爲人不護眼目斷常住命非旃陀羅耶昔靜靄法師值周武行虐自恨不能護法出家奚爲乃坐石奮刀徧身剖肉引腸挂樹以手捧心而卒嗚呼古賢護法其若是乎我等既數未能宣守法制莫致毀損殃墮自他矣

緇門警訓卷第五

音釋

簷真貴切 檻苦胡切 痞蒲城切 棒木名 瘦也疲勞也

自制絡子仁者便是佛耶三者隨外道輩非佛者流南山云以雜色線縫於衣上作條幅者是外道法結偷蘭遮況乎造非法衣殊乖先制非外道輩斯何人哉幸願四方道人行大乘者讀文尋竟莫守已情擔麻葉金殊非

緇門警訓卷第六

我六

長蘆慈覺贊禪師龜鏡文

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為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

我六

一

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爲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爲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爲衆僧主典翰墨故有書狀爲衆僧守護正教故有藏主爲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爲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爲衆僧看守衣鉢故有寮主爲衆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爲衆僧洗濯故有浴主水頭爲衆僧禦寒故有炭頭爐頭爲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爲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爲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爲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分備足資身

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爲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爲衆僧爲家回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請不捨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

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爲成道故方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頭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憲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主也韜光

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瓶一鉢處衆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浴主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已讓人所以報炭頭爐頭

也付已德行全闢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
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
也酌水運籌知慙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
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所以叢林之
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

我六

以飾衆也凡案不嚴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
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以督
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衆
也打疊不勤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
不閑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

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
真僧寶爲世福田近爲末法之津梁畢竟二
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
所以爲衆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
以率衆也容衆之量不寬愛衆之心不厚非

我六

水不足寒暖失儀非浴主水頭所以浣衆也
預備不前衆人動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衆
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非街坊化主所以供
衆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非園頭磨頭莊主
所以代衆也懶惰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所

監院所以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群者不去
非維那所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
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非直
歲所以安衆也畜積常住減尅衆僧非庫頭
所以贍衆也書狀不工文字滅裂非書狀所

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
順衆也如其衆僧輕師慢法取性隨緣非所
以報長老也坐卧參差去就乖角非所以報
首座也意輕王法不顧叢林非所以報監院
也上下不和鬭諍堅固非所以報維那也貪

婪羨膳毀誓粗食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惜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事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

報知客也遺忘召請久坐衆僧非所以報侍者也以已妨人憮藏誨盜非所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主也桶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煖有妨衆人非所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修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街坊化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牆壁狼籍東司非所以報淨頭也專尚威嚴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蓋以旋風千匝尚有不周但知捨短從長共辨出家之

事所異師子窟中盡成師子栴檀林下純是栴檀令斯後五百年再覩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係在僧徒僧是敬田所應奉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飯主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當權

常宜敬仰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貢高我慢私事公酬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衆何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回避僧爲佛子應供無殊天上人間咸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豐四事供須無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

我六

四

蓋覆兒孫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參衆不可憂貧僧無凡聖通會十方既曰招提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旦過寮三朝權住盡禮供承僧堂前暫爾求齋等心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忍不逢迎若無

有限之心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長遽相蓋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瞻仰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天魔所能壞也若欲道風不墜佛日常明壯祖域之光輝補

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爲龜鏡焉

慈受禪師示衆箴規

壽無量本
大同小異

陞堂念誦諷經小參但是衆集宜須先赴遊方上士規矩隨身豈可乖慵遭人檢點一回可恕三犯何顏不思百丈真風便見投子道底靜牌纔掛宜各默然縱不掛時豈可談笑古佛垂訓守口如瓶二六時中常宜緘默三業不戒萬禍潛生善諸魯祖風便口掛壁上自己案前常令潔淨只安香匣禪策經文費圖齊整不得安世俗文字藥墨香爐種種所

須宜收案下出聲持誦噪吵稠人背靠板頭輕欺大眾虛占案分掛物明愈不合律儀叢林安許端身正意默爾披尋諦味聖言契合心地不虛開卷始會看經平時隣案道人切忌交頭接耳賓客相看禮不可免茶湯纔罷能

敘話已周相引出寮不可久坐若是舊時道伴遠地親情相邀林下水邊方可傾心談論至於交關買賣引惹雜人盡非衲子所爲便可一筆勾下粥後歸寮同伸問訊上中下座恭敬爲先苟或不然輕人慢己放參開籠須白知寮出入掀簾要垂後手登床宴坐不可垂衣舉動經行更宜緩步使人動念魔障易生衆口禦金自家何樂洗衣把針宜于齋后不急之務道業荒唐不可將湯瓶泡衣洗面卓上裁紙糊卓偷煮點心包藏藥石竹竿要

知觸淨鬢斗須看閑忙執在一隅恐妨衆用
古聖補破遮寒縫了便休豈可朝昏事侍針
線煎點茶湯叢林盛禮大衆雲集方可跏趺
蓋橐收歸衆人齊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觀隻
手揖人是何法度有故不赴須白知寮小坐
茶湯輒不可免新到入寮宜懷謙下未諳法

度請問耆年隨方毗尼在人建立安籠占案
不必着忙款細之間自然穩便入寮煎點本
爲衆人意在志誠茶須通喫使了家事舊處
安排瀉却湯瓶即時添注山行水次戒護開
談張口如弓歛言如箭雌黃之事品藻他人
說食說錢呵風罵兩牆壁有耳法令無親忽
然虎口遭傷始見鋒頭太露凡遇茶毗陰晴
齊赴各懷悽愴同運悲心恐彼前人虛生浪
死口持經呪肩負紫薪豈可猖狂恣聲談笑

我

祐八萬細行三千威儀二六時中頭頭可見
穿堂直過豈不厚顏尊殿間行恐招薄福祿
衣登殿草履遊山莫踐法堂回互耆宿五更
洗面本爲修行吐唾施盆喧聒大衆暗中動
念自昧不知日往月來面黃身瘦浴湯少使
籌子休拈作福雖多不如避罪廊舍吐唾案
上抓頭違背聖賢自從已便時時檢點步步
隄防直須小却身心便好大着腸肚十日知
寮迺相供養晚眠早起務在精誠苦切勞心
先人後已大衆衣鉢切要關防一事不周衆

衣盂估唱本爲破慳後人不知返成貪愛偷
量長短暗窺舊新賤唱貴分過如常賣不知
反責猶說便宜識者傍觀面慚汗下若是海
門上士禪院高賓但爲死者結緣莫被活人
嗤笑柔和善順上下可觀我慢貢高諸聖不

人動念煎茶掃地換水裝香莫教冷却湯瓶
免見禪和煩惱寮中首座務要柔和規矩先
行繩墨自定依時上案簡徑開談有一不周
衆人共議遊山覩水出入有時惡性道人善
言誘勸倘不聽從密白方丈護善遮惡取信

六

檀拂淨髮圍爐禮宜謙讓右件規矩委曲預
聞日用時中各宜照顧一撥便轉善不可加
三喚不回相聚何益况乃心塵難掃性水易
湍中器中根可上可下克賓法戰不勝曾罰
饋飯一堂文遠勝劣爭禪輸却糊餅兩個叢

七

林榜樣後學依從焦山不說兩般禪只要罰
油十六兩頃曰

烏龜忽爾艾燒頭千古令人哭不休奉勸後
生高着眼莫教罰了一斤油

笑翁和尚家訓

日亦然兮夜亦然睡時宜後起宜先收單摺
被候開靜動止回旋向左肩

晨朝粥罷莫猖狂盥漱低頭少使湯頭若痒
時須待浴手巾乾淨不相妨

寐靜身心展鉢時出宜先筋入先匙食巾收

摺須臨後左右和南禮莫虧
粥了和南飯後茶放參藥石莫誼譁出堂入
戶清規令猶見叢林有作家
座元門首板丁當是甚禪和敢入堂追罰百
錢由自可高懸一榜最難當

入室陞堂念誦時從規合自具威儀近來一
等無羞耻直裰中間小袖兒

脫着衣鞋要整齊掩門宜緩放籌低密持呪
語輕禪指淨桶常將右手提

入浴披衫費靜恭需湯擊板合從容不應觸

布安槽上雙脚如何着桶中

禮拜持經遣睡魔不須將此當嘍囉一朝突
出娘生眼執藥方知病轉多
項笠腰包號水雲尋師切勿憚辛勤法門冷
淡須防護莫學尋常救火軍

我六

八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夫小參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
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
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
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是與不

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
薄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
馳書達信者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纔討得
院住便揀箇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
裏自在受快活者般底喚作地獄滓如今叢

林中若論參禪固是難得其人我看見你者
一隊漢在者裏心憤憤口悱悱道我會禪會
道入方丈裏趁口快擰兩轉語便行不是者
箇道理又有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空
便道只是者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

影又有一般道無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
了也者般底只宜色身安樂莫教一頓病打
在延壽堂內如落湯螃蟹手忙腳亂見神見
鬼者邊討巫師那邊討鑒博卜凶卜吉問好
問惡你不見我佛如來爲三界鑒王四生慈

我六

九

父鑒一切衆生心病只爲你不信自心向外
馳求被邪魔魍魎入你心中做得許多見解
要識你自心麼如太陽當晝天下皆明那裏
更有暗處若到者箇田地亦無吉凶爻象亦
無是非好惡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頭上

臥乃至媱坊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
立命之處只爲你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
趨趨欹欹繡繡縕縕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情
愛纏綿得來七顛八倒江南人護江南人廣
南人護廣南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

向北人湖南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
川僧護川僧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住院我
去讀佐他一朝有箇不周全翻作是非到處
說苦哉苦哉恁麼行脚掩彩殺人鉅置殺人
若是箇漢一畫畫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畫
不斷屢屢被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
院縛愛名被名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
你何不退步思量你者臭皮袋有甚麼好處
當時只爲你有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
精母血交構成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受罐

湯地獄母喫冷時便受寒冰地獄及至撞從
母胎裏出來受寒受熱受饑受飽受病受苦
煎煎逼逼直至今日只爲不能返觀便有許
多是非生滅我生你死你死我生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近來又有一

般奴狗受雇得錢買度牒剃下狗頭披佛袈
裟奴郎不辨菽麥不分入吾法中破壞吾法
一向裝裹箇渾身接腰捺膀胡揮亂鑿要做
大漢大漢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須是退步莫
面前背後奴脣婢舌嫌好道惡說者裏飲食

我大

十

豐厚那裏寮舍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
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
生度此身你諸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着放
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
許多業識向自己根脚下推窮看是甚麼道

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言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閒言語臨

道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怕死活中怕活
將此四轉語驗盡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
將甚麼驗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
粉也風流語錄

褒禪山慧空禪院輪藏記無爲居士

楊傑作

法界本無衆生衆生緣乎妄見如來本無言
教言教爲乎有情妄見者衆生之病言教者
如來之藥以藥治病則病無不治以言覺妄
則妄無不覺此如來不得已而言賢智不得

已而述也故阿難陀集而爲經優波離結而
爲律諸菩薩衍而爲論經律論雖分乎三藏
戒定慧蓋本乎一心藏以示其函容心不可
以凝滯是以雙林大士接物隨機因權表寔
聚言教而爲藏載寶藏而爲輪以教依輪則

我六

十一

燬煉煉來煉去煉得熟也方上鉗鏈打作瓶
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
却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
法門若不如此盡是罷侗真如顛頽佛性你
還會麼你還信麼山僧適來答者僧四轉語

教流而無礙以輪顯教則輪運而無窮使彼其教者理悟變通見其輪者心不退轉然後優游性海鮮脫意筌無一物不轉法輪無一塵不歸華歲非有深智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慈照聰禪師住襄州石門請查待制

爲撰僧堂記

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門因勃易之高山峻谷虎豹所伏岐路澒澒人烟復絕非志於道者固能棲其心也遊宦之徒羈束利名雖觀其勝絕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學者法字守榮自雍熙五年參尋而至後安禪之堂卑隘壞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聚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德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携錫至京請余識之將刊于石乃書曰自佛

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星居曠野蔽身草木衣不禦寒食不充腹及正法漸漓人法替怠百丈禪師乃營其棟宇以安老病邇來禪刹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恣卧其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罪明因果者如卧鐵牀若當冤敵自非朝夕密密增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脫可以暫容其形龍神攸護其亥心汨蓋纏身利溫煖不察無明不知命縮惟記語言自謂究竟韶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得不動心者武榮公生鳳翔虢邑出家於雍州鄠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應庵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生死未明撥草瞻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

至於出世領衆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已
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也晝夜精勤未嘗敢
懈也念衆之心未嘗斯須忘也護惜常住之
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力量
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
我大十三

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

念方來納子心地未明不曾倒懸也雖未能
盡古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
三四載凜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悅衆是
吾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亭未機赴

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由姑
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
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
入院之初開堂爲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
廓也今既爲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

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爲僧行脚親近真善知
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
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
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
午月初七日住平江府光孝應庵老僧曇

華書復語錄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皈命十方調御師演揚清淨微妙法三乘四
衆解脫僧願賜慈悲哀攝受但某甲自違真
性枉入迷流隨生死以飄沈逐色聲而貪染
十纏十使積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塵妄作無
邊之罪迷淪苦海深溺邪途着我耽人舉枉
措直累生業障一切憊尤仰三寶以慈悲瀝
一心而懺悔所願能仁拯拔善友提携出煩
惱之深源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基命位各

願昌隆來生智種靈苗同希增秀生逢中國長遇明師正信出家童真入道六根通利三業純和不染世緣常修梵行執持禁戒塵業不侵嚴護威儀皎飛無損不逢八難不缺四緣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脩習正法

我六

十四

了悟大乘開六度之行門越三祇之劫海建

法幢於虜虜破疑網於重重降伏衆魔紹隆三寶承事十方諸佛無有疲勞修學一切法門悉皆通達廣作福慧普利塵沙得六種之神通圓一生之佛果然後不捨法界徧入塵

我六

十五

淨土披毛戴角負債銜冤盡罷辛酸咸霑利樂疾疫世而見爲藥草救療沉痾饑餓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但有利益無不興崇次期累世冤親現存眷屬出四生之汨沒捨萬劫之愛纏等與舍生齊成佛道虛空有盡我

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開善密庵謙禪師答陳知丞書

某啟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默坐進此道何樂如之參禪如應舉應舉之志在乎登第若不登第而欲功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

勞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他方此界逐類隨形應現色身演揚妙法泥犁苦趣餓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見諸神變其有見我相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火鑊水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

也參禪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智慧超越三界者不可得也竊嘗思悟道之爲易登第之爲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在彼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亦難乎是以登第之難也參究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

合彼之無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爲易也
然參禪者衆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
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也讀書者衆及第
者亦衆何也見合故也見合則推而應選是
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爲易無我爲難無我爲

易無無爲難無無爲易亦無無無爲難亦無
無無爲易亦無無無亦無爲難亦無無無亦
無爲易和座子撞翻爲難故龐居士云煉盡
三山鍊鎔銷五嶽銅峩欺人哉因筆及此庶
火爐邊圓國頭說無生話時聊發一咲

司馬溫公解禪偈

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
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
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然益入於迷
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

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
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
阿鼻獄

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

極樂國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巒豹積善來百祥是名
作因果

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
不壞身

我六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

十六

光明藏

道德脩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

佛菩薩

仰山飯戶部尚書阮中大撰

阮戶部外集

仰山飯仰山飯粒粒如珠似銀爛食者須知
來處難畧爲諸人試拈看東臯西疇春旱時
畊夫餉婦寒且飢土膏脉起農事動牛領生
瘡猶挽犧夏苗欲秀未成實無雨四天惟烈
日背枯面裂汗流胸耘轉只愁稂莠出秋深

稻熟如黃雲晝穫夜春甘苦辛里胥催督王
租急官債私逋皆及身官債未償被鞭朴私
債未償賣田屋父母妻兒飽幾曾家家留米
羞糲粥住持老僧汎門求丐士緣化圭撮收
手胼足胝不敢憚櫛風沐雨何曾休五更雲
堂門尚閉普供厨中人早起惟憂清衆粥飯
遲日日朝朝悉如是米瀋滿地凝如脂去粗
存精運柴炊沸湯烟焰飄金熱執務捨力良
勞疲長板聲終木魚吼端坐禪床捧盂受細
論變生造熟功却恐闇黎難下口不從香積

我六

十七

世界來又非鬼神供爾齋一匙一杓至一鉢
皆是求福檀信財維那白槌似璫響十聲佛
名嫾同唱行益纔遲忿怒生第二戒中念都
忘古人都爲學道忙徧參知識遊諸方木皮
草葉供鑺煮豈有此飯充飢腸百歲光陰如

夢幻參請工夫宜早辨若還心地不分明佛
也難消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并序 出長慶集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讌爲
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
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
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
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世張本也

讚佛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
當巍巍爲天人師故我禮足讚嘆皈依

讚法

遇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
大法輪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

和合力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情善
根苟種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
求其相中間內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
出世時願我得親最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

戊六

度時願我得值寂後供養受菩提記

天台圓法師自誠

三界悠悠一圉圉羈鎖生靈受酸楚本來面
目久沈埋野馬無疆恣飄鼓欲火燒殘功德
林逝波傾入無明塉紛紛萬類器中蚊啾啾

鳴亂沈還舉亦曾天帝殿中遊也向閻公鍋
裏煮循環又撞入胞胎交搆腥臊成沫聚一
包膿血暫扶持數莖白骨權撐拄七情馳騎
不知歸六賊爭鋒誰作主春風不改昔時波
依舊貪嗔若狼虎改頭換面弄機關忍氣吞

聲受辛苦貴賤賢愚我與人是非榮辱今猶
古金烏玉兔自摩空雪髮朱顏盡成土我嗟
贊地一何晚隨波逐浪空流轉追思古聖與
先賢掩袂令人獨羞赧而今捉住主人翁生
死魔來我誰管昔時伎倆莫施呈今日生涯

須自勉是非窟裡莫回頭聲利門前高着眼
但於自己覓愆尤肯與時流較長短一點靈
光直照西萬端塵事任舒卷不於蝸角竊虛
名獨向金臺預高選從他病死與生老只此
一回相括惱脩行惟有下稍難豎起脊梁休

我六

十九

放倒莫教錯認定盤星自家牢守衣中寶願
同法界冤與親共駕白牛遊直道

緇門警訓卷第六

音釋

莫 模故切 日 趣 去 驕 欲 於 宜 去 奇 二 切 一
且暮也 切
繢 居律切 纓 纓也
用以汲水 纓也
綽 力出切
竹索也 捭 乃回切 手 摭 音
號 古麥 切
國名

緇門警訓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參

我七

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
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
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

我七

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着屑况從無始以
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
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
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
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

寃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邦邊相應你
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
人匱檐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
道者只披紙玄泰上座只着布石霜置枯木
堂與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

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
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
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身恐
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
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數古人爲住持體

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
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
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
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
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

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
足風景不疎花解咲鳥能啼木馬長鳴石牛
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流水無聲嶺
上猿啼露顯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
之松春風起而枯木龍吟秋葉飄而寒林華

發玉階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沉然一味蕭條無可輒向山僧今

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堅拂東呵西棒張眉努目如癇病發相似不惟屈枕上座況亦孤負先

我七

二

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辭二祖不曾問着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磨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着古聖做處便覺無他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况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諸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鑿

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黃蘖禪師示衆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来管取你熱副有般外道纔見人說做工夫他便冷咁猶

有者箇在我且問你忽然臨命終時你將何抵敵生死你且思量看却有箇道理那得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有一般閑神野鬼纔見人有些少病便與他人說你只放下著及至到他有病又却理會不下手忙腳亂爭柰你肉

我七

三

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萬般事須是閑時辨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脚不辨者場狼藉如何迴避前路黑暗信采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者裏都用不著平

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
獄中决定放你不得而今末法將沉全仗有
力量兄弟家負荷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
纔有一箇半箇行脚只去觀山觀景不知光
陰能有幾何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

頭面嗚呼勸你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
箇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者些關捩
子甚是容易自是你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
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教你知那得樹上自生
底木杓你也須自去做箇轉變始得若是箇
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畫參
夜參行住坐卧着衣喫飯處阿屎放尿處心
心相顧猛着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
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

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
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者裡說甚麼
閻羅老子千聖尚柰你何不信道直有者
般奇特爲甚如此事怕有心人頌曰

塵勞迥脫事非常謹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

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出家兒幸得
身離塵網居於廣堂大廈切不可以溫飽自
滿其志少壯之時不勤學問不究義理不正

我七

四

呼吸對聖前如何可以宣白士大夫前如何
可以談吐不學一筆字文疏如何寫士大夫
往來書只如何回出家人胷中貫古今筆下
起雲煙方可了身了性以至於了命若自懶
惰託言所稟無受道之資是自壞了一生也

且如猿猴獸類也尚可教以藝解鵠鴟禽鳥也尚可教以唱人爲萬物之靈如不學視禽獸之不若也爲人師者自當尚嚴師嚴而後道尊與其初年失於寬而招異時之怨不若過於嚴招異時之惑人家子弟捨父事師

師却不嚴而縱其懶及其時過失學也談吐又訥宣白又鈍發遣又疎寫染又拙覺時事事無能方始自悔而歸咎於其師何謂至感初年脫白從師師長訓導極其嚴緊於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禁妄出讀書要背寫字要楷義理要通道念要正日漸月磨復還固有之天得造洞然之妙由是性海清澄心珠瑩徹學仙者著脚蓬萊學佛者安身樂國到恁麼時却感師長嚴訓之功也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我七

五

咨爾童行聽予誠云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古今賢聖莫不由斯儒宗頗多釋氏尤甚茲不繁引略舉二三虞夏至尊尚曾歷試可能二祖猶服勤勞一念因真千生果實若其濫服終無所成任是毀形徒增黑業爾等童輩今

各願誠履實踐真無隨流俗處清淨地生難遭心見佛逢僧克勤故慕如能反責可謂丈夫施主交肩宜先祇揖同衣相見莫後和南夕火晨香常常勿懈齋食番粥念念興慚當直殿堂供過寮舍宜勤拂拭無怠應承進止

威儀上流是則言默要道下輩休詢貝葉固合精通墳典尤宜博學稍知今古方解爲人若似啞羊出家何益如來未成佛果文武無能永嘉才作人師宗說俱備晞顏睇驥子雲有言誦纂誦茗釋尊無誤各須努力莫謾因

循立志堅高不墮凡地故經云立志如高山
種德若深海如斯苦口期汝爲人報答佛祖
莫大恩拔濟衆生無量苦日日如是不愧自
心頌曰

負春刻草示嘉模紹續須還猛烈徒一念豁

然三際斷單傳直下老臘胡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昔者師子王白淨法爲身勝義空谷中奮迅
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
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爲美食解
脫味爲漿遊戲於三乘安住一切智轉無上
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口意籌量觀
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
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
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

我七

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
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
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淫亂故應受苦報我
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
量劫一切衆生爲酒顛倒應受苦報我皆代
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
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事誓願根塵清淨具
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
盡衆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十方洞徹萬德
莊嚴於刹刹塵塵爲我作證設經歌羅羅身
忘失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
一痛切

雲峰悅和尚小參語湖隱石刻

師舉百丈和尚示衆云汝者一隊後生經律
論學故是不知也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

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師云酌然諸上座去聖時遙人心淡薄看却今之叢林更是不得也所在之處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飲食豐厚寮舍溫暖便爲旺化其間孜孜爲道者能有幾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

我七

七

半黃總道我會了也各各自謂惺靈蛇之寶

孰肯知非及乎編辟挨拶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乃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紫

不撇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樂爭柰三室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不爲分外若也

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犧拽杷償他始得又不見祖師云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其樹不生耳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綑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隔百刑之痛

莫言不道珍重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上士參玄人光陰莫虛棄渡江須用船爲人須有志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苦無多於中無別伎動着關捩子非師自然智徹

底老婆心觸人無忌諱刹境一毫端到此無回避唱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佛祖出頭來吞聲須飲氣作略者些兒古今無變異混沌未分時早有箇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頭視箇箇達本鄉切忌著名位過去諸如來不

離而今喫現在諸菩薩轉次而受記智者暗點頭心空親及第愚人不信受拋家自逃逝哀哉猛省來現成真活計箇裏用無窮宗門第一義左右逢其原亦不離行市銅頭鐵額兒腦門須着也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慈受深禪師小參

此心清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全乖法體纔退步便相應只是不肯退步纔放下便安樂只是不肯放下大都是無始劫來慣習成了也古人學道先打當貪嗔癡然後放教一切處冷啾啾地如臘月裏扇子相似直是無人觀着亡得名利甘得淡薄世間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匾櫈山和尚一生捨椽子煮喫永嘉大師不喫饅頭下菜高僧惠休三十年着一衲鞋百補千綴遇軟地行則

戊七

八

赤脚恐損他信施信心物難消他總是妻子口中減削将来供養你了便要邀福懺罪你十二時中種種受用盡出他人之力未饑而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困而眠道眼未明心漏未盡如何消得故古德云爲成道業施

将来道業未成爭消得山僧者裏不可與你諸人打粥飯過日也若是坐消信施諸天不喜簞茶淡飯也難消他底如今初學比丘飽食高眠取性過日猶嫌不稱意在出家人如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來你石上磨

戊七

九

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家快自家石漸消薄有底更嫌他人不來我石上磨有甚便宜處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幣厚言甘道人所畏你灼然與道相應萬兩黃金亦消得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是實到

者箇田地始得高談大論瞞人自瞞大不濟事如今叢林中無人說着者般話也莫道焦山長老說禪全無孔竅記取記取伏惟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

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叢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密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甚麼生肇融叢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

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從沈墮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况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鎗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迹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汲世途如短販人

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
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佛訶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
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
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

我七

+

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
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
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
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
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

得将来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
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
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
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
盡纏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
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鍛湯裏煮煤一徧了從
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
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蟲雖是善因而遭惡
果且圖甚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
向脚跟下繫着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
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
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
實大丈夫見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
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
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

我七

十一

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

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那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傳燈

法昌遇禪師小叅

大凡參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中將佛法爲事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者箇不是小事光陰易失時不待人一失人身卒未有出頭處在莫與麼打閑過時今日三明日

四者裏經冬那邊過夏記取一肚葛藤路布學解到處掠虛摩唇捋鬚漢語胡言道我解禪解道輕忽好人作無間業將知此事大不容易沒量大人到者裏討頭鼻不着莫當等閑開大口法昌老漢無人情莫愛人摩將你贊嘆你盡不是好心一朝風火解散眼光落地善惡業緣受報好醜生死境界一時現前那時便如落湯螃蟹手忙腳亂從前學得活計神通佛法總使不着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追悔不及隨緣受報改頭換面都未可定豈

不見古者道學般若菩薩且莫自瞞切須子細纖毫不盡未免輪迴絲念未忘盡從沈墮你要識拔毛戴角底麼便是你尋常亂作主宰者是你要識拔舌地獄底麼便是誑惑迷途者是你要識寒冰鑊湯底麼便是你濫膺

信施者是三塗八難盡是你心自作只爲道
眼不明方乃如是若是諦當底人豈有者般
消息法昌與麼說話盡是契合諸聖不獨爲
你三兄四弟但未得忍菩薩皆有此過豈況
天龍八部既來者裏經冬過夏莫生容易老

我七

十三

僧鑊頭邊討飯供養你說些子出家話莫被
人我夯却一生空過一旦四大分張船時作
伎倆遲了也有一般漢聞人舉着他肚裏事
嗔心忿起便道佛法豈有與麼事大悟不拘
小節更問呵誰我問你悟見箇甚麼還脫得
毒藥你要得他日相應但從今日去一切處

放教枯淡二六時中對五欲八風如盲人視
物不爲諸法管帶亦不管帶諸法六根門頭
檢點無絲毫過患方有少許趣向分法昌與
麼說話如眼暝眩底藥相似一期苦口他時
大有得力處所以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

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無人替代各自

努力珍重語錄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
於佛祖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

人媿汗下如雨如何汾陽侯視我如泥土戲
以玉峰寺出帖請權住豈可爲一身法門同
妄語底祖師麼大似將牛屎比栴檀有甚交
涉可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
無以報朝夕香一炷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石刻

夫傳持祖燈嗣續佛壽此非小任宜景前修
肅爾威儀尊其瞻視懲忿窒慾治氣養心無
以名利動於情無以得失介於意無隨世之
上下無逐人之是非黑白置之於胷喜怒不

我七

十四

形於色樂人之樂猶已之樂憂人之憂若已
之憂容衆尊賢克己復禮無因小隙失素所
善無背公義棄素所踈能不可矜勢不可恃
無護已短無掩人長見德不可忘身在貴不
可忘賤且夫學本修性豈愚人之不知道貴

食內無所慚外無所恤或若聲華溢美利養
豐多畏四趣之果因慎三寶之交互死生未
脫業苦難逃方其得志亟思利正身如行廁
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
求解脫古先諸祖舉有懿範杖錫一味喫土
丹霞只箇布裘趙州青灰滿首朗師編草爲
氈或深禪久修或優詔不就大都約則勘失
奢則招譏謙則有光退則無忌去佛愈遠行
道有艱觀時進止無自辱也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我七

十五

全生無斲世之爲用人或慕義理固推餘必
也篤爾心誠誨以規矩博援羣籍深示妙宗
慈室忍永不可須臾而離大方寶所欲其造
次必是動息有常嫌疑必慎人不可侮天不
可欺衆之去來無追無拒人之毀譽無恚無

觀水莫觀汚池水污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
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
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工夫
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窮
妙旨他年成器整頽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

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滅身計。百年隨分覺。
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成都况是繁華國。
打住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
同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躡躇溺泥水。
豈不見吞舟之魚。不隱卑流合抱之木。不生

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
如急駕千里驥。莫學鷄鶴戀一枝。直饒講得

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戀高臺。
莫罩朝籠不暫開。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
舊出山來。又不見荆山有玉名。瑣瑤良工未

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荆楚。爭得連城價。倍
高。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
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

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
佛恩。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某年月日比丘元照謹裁書獻于淨慈圓照
禪師元照早嘗學律。知佛制比丘必備三衣。
我七十六

一鉢坐具。灑囊是爲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
奉。故從其門者不可輒違。違之則抵逆上訓。
非所謂師資之道也。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
謂之大衣。入聚應供登座說法。則着之。二曰
鬱多羅僧。謂之中衣。隨衆禮誦入堂受食。則

着之三曰安陀會謂之下衣道路往來寺中作務則着之是三種衣必以粗疎麻苧爲其體青黑木蘭染其色三肘五肘爲其量裂碎還縫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言其相則三乘聖賢而同式論其名則九

十六道所未聞敘其功則人得免凶危之憂龍被逃金翅之難備存諸大藏未可以卒舉也一鉢者具云鉢多羅此云應器錢瓦二物體如法也煙熏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量如法也蓋是諸佛之標識而非廊廟之器用

矣昔者迦葉如來授我釋迦本師智論所謂十三條粗布僧伽梨是也洎至垂滅遺飲光尊者持之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有以見佛佛之所尊也祖師西至六代相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尚也今有講下僧在原奉

持制物有年數矣近以病卒將啓手足囑令以衣鉢坐具奉于禪師實以賴其慈蔭資其宴路故也恭惟禪師道邁前修德歸庶物黑白蟻慕遜邇雲奔天下叢林莫如斯盛竊謂事因時舉道假人弘果蒙贊屈高明俯從下

意許容納受特爲奉持如是則大聖之嚴制可行諸祖之餘風未墜謹遣僧齋不鉢共五事修書以道其意可否間惟禪師裁之不宣

準薩婆多中三衣長五肘廣三肘每肘一尺八寸準姬周尺長九尺廣五尺四十

釋門登科記序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讀誦一門功業尤重皇朝著令帝王誕辰天下度僧用延聖祚尊崇吾教宣布真風自古皆然於茲尤盛方今州縣淨侍寔繁每歲選人必量經業開場考試合格精通公榜星羅獎平生之勤苦綸恩露

陞許畢世以安閒外被田衣內懷戒寶爲法王子作人天師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棲心物外旅泊寰中釋子之榮豈復過此近世出俗多無正因反欲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濫預法流或倚侍宗親或督迫師長至有巡街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強顏趨謁頻遭毀

辱備歷艱辛爲者百千成無數十豈信有榮身良策安樂法門斯由當本昧出家心抑亦爲人無丈夫志况蓮華妙典鷲領極談大事因緣開佛知見是諸佛降靈本致實羣生悟入津途無量國中不知名字幸而聞見那不誦持豈獨孤恩誠爲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精至早與變通已達者莫廢溫尋終爲道業百金供施實亦能消四輩贍依諒無慚德幻軀有盡實行不亡故有舌相繫若紅渠身骨

碎如珠顆具書傳錄識者備聞况般若有經耳之緣法華校隨喜之福幸依聖訓勿棄時陰近期於削髮爲僧遠異於破魔成佛若能如此夫復何言所患爲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古賢深誠寧不動心哉

顏侍郎答雲行人書

近辱書誨且以禪教之說見教讀之深有開慰而向來亦嘗有所開示適以多事不能與師周旋今復有言自非見愛之深孰能以此相警顧我愚昧何足知之然師所言者余竊疑焉於如來方便之道似執一偏猶有人我之見以我爲是以人爲非於佛法中是爲大病人我不除妄談優劣只爲戲論爭之不已遂成謗法未獲妙果先招惡報不可不慎但能於先佛一方便門精進修行行滿功圓自

然超脫不必執我者爲是以餘爲非也修行淨土佛及菩薩皆所稱嘆在家出家往生非一况今末法之中修此門者可謂捷徑然於是中間亦須洗去根塵摧折我慢於其他種種法門雖非正修行路隨力隨分亦加欽信

我七

十九

豈可妄論優劣自爲高下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傳心印一花五葉自曹溪來悟此法者如稻麻竹葦在李唐時世主尊崇如事師長以至于今師授不絕特未可以優劣議也若必欲引教家義目定其造證謂如是修者方入某地如是行者方登某位真所謂描畫虛空徒自勞耳故經云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願師屏去知見勿論其他專心自修於淨業也某每與師談見師多斥不立文字之說使此說非善則達

磨必不西來二祖必不肯斷臂求之也今禪家文字徧滿天下此乃末流自然至此何足恠耶娑婆世界衆生知見種種差別非可以一法而得出離故佛以方便設種種法門使其東西南北縱橫小大皆可修行皆可證入華嚴會上文殊師利蓋嘗問於覺首言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問於德首言如來所悟惟是一法云何乃說無量諸法問於智首言於佛法中智爲上首如來何故或讚布施或讚持戒或讚堪忍以至或復讚嘆慈悲喜捨終無有以一法而得出離者咸有頌答是師之朝夕所誦者也斯理必深明之夫受病既殊處方亦異今以手足之疾服某藥而愈他人病在腹心而責其不進手足之藥乃以治腹心之劑爲非可乎楞嚴會中二十五

行獨推觀音豈可便優觀音而劣諸菩薩神
仙外道於我法中皆爲邪見然華嚴知識或
在外道或爲人王或爲淫女引導衆生若以
正修行者爲是則善財所參勝熱婆須蜜女
無厭足王等皆可指爲非也千經萬論止爲

我七

干

衆生除病病去藥除何須無病而自灸此心

垢重故修淨因淨垢若亡復何修證三界無
住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衣中之寶
只爲衣纏衣若壞亡珠當自現聊敘鄙見以
復來誨或別有可教者更垂一言幸甚慎勿

支離蔓衍以成戲論也邇來四大輕安否所
苦不下食今復差退否某隨緣過日只求無
事耳未間千萬珍重

陳提刑貴謙答真侍郎德秀書嘗奉月林鐵
報諸大老
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

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
合看與否以其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
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
背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猿拾粟
相似佛祖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

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果換苦葫蘆
淘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
而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
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稜道者二
十年坐破七箇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

我七

壬

到來因捲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
消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未誦佛之
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須有得處如此
行履固不失爲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着又
須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事雖人

人本有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圓覺經云譬言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雖復本来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

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有自己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着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

自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裏珍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楞嚴圓覺維摩等經誦之亦稍熟

矣其他如傳燈諸老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玩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著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呂用驗之雖無濁惡粗

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爲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免顛倒夢昧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

我七

王三

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清修寡欲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華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又云直欲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教

謂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
前書所言靜處鬧處皆着一隻眼看是什麼
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
飛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廝捱則起
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

到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
不必他示恐有儒釋不侔者必大恠之待制
舍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罵之

緇門警訓卷第七

音釋

橡薛兩切
相實也 紗假一頭也 漱所又思候二
切盪也

燂弋涉丑涉
切綸也

緇門警訓卷第八

我八

態宜謙讓莫學愚人禮數無

出家不斷葷和酒枉在伽藍地上行到老心

田如未淨菩提種子亦難生

世諦紛紛沒了期空門得入是便宜直須日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

夜常精進莫只勞勞空過時
燒香禮拜莫匆匆目覩心存對聖容懺悔多

口深藏舌便是安身第一方

生塵垢罪願承法水洗心胷

心猿易縱安教縱意馬難調亦要調到老情

塵掃不盡出家四事恐難消

也要學書也念經出家心地要分明他年圓

頂方袍日事事臨時總現成

莫學愚人說脫空脫空說得有何窮暗中莫

道無人見只恐難瞞馬相公

色身康健莫貪眠作務辛勤要向前不見碓
坊盧行者祖師衣鉢是渠傳

二時普請宜先到衆手能爲事不差諷誦如

來經一卷勝如閑話口吧吧

香積厨中好用心五湖龍象在叢林瞻星望

月雖辛苦湏信因深果亦深

衣衫鞋襪須齊整掛搭巾單不可無身四威

儀常具足莫隨愚輩學粗疎

廊下逢僧須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出家體

脚分明現佛地今生掃未休

家事精粗宜愛惜使時須把眼睛看莫將恣
意胡拋擲用者須知成者難

諸寮供過要精勤掃地煎茶莫厭頻事衆若
能常謹切身心方是出家人

有時緣幹出街頭照顧瀛山水牯牛門外草

我入

二

深常管帶等閑失却恐難收

拳手相交不可爲粗豪非是出家兒遭人唾

面須揩却到底饒人不是痴

三通浴鼓入堂時觸淨須分上下衣語笑高
聲皆不可莫將粗行破威儀

出家言行要相應戰戰常如履薄冰雖是未
除鬚與髮直教去就便如僧

勉僧看病靈巖石刻

四海無家病比丘孤燈獨照破牀頭寂寥心
在呻吟裡粥藥湏人仗道流

病人易得生煩惱健者長懷惻隱心彼此夢
身安可保老僧書偈示叢林

氣濕風勞猶可療不知禪病若爲醫衲僧更
擬論方藥便把拳頭募口趙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清淨三業一心五體投地皈依南無十方慈
父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我聞菩薩從聞思
修入三摩地得二隨順四不思議十四無畏
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無量功德與
大威力發大誓願同流九界六道四生生死

我入

三

趣中興百千萬億無量恒河沙劫數善行方
便救度拔濟一切衆生無有休息我今哀求
必賜加被伏念某甲宿生慶幸生遇佛法身
雖出家心不染道愚痴邪見諸根昏塞内外
經書雖於習學章句妙理無所通曉又恐福

力淺薄壽命不長徒入空門虛生浪死我今
洗心泣血稽願授誠終日竟夜存想聖容受
持聖號禮拜聖像惟願菩薩天耳聞聲悲心
救苦憐憫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傾大甘
露灌我頂門蕩滌累世冤愆洗潔千生罪業

身心清淨魔障消除晝夜之間坐卧之中觀
見菩薩放大神光開我慧性使某即時神通
朗發智慧聰明一切經書自然記憶一切義
理自然通曉得大辨才得大智慧得大壽命
得大安樂參禪學道無諸魔障悟無生忍世

世生生行菩薩道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
衆生同圓種智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夫欲念經滅罪第一先湏盥漱整威儀別座
跏趺而坐第二入觀所坐之座高廣嚴好次

觀座下皆有天龍八部四衆圍繞聽法次湏
運心作觀觀我能爲法師傳佛正教爲四衆
說想所出聲非但此一席衆乃至十方皆得
聽受名爲假觀次觀能說之人所念之經何
者是經爲經卷是爲紙墨是爲標軸是誦者

爲當心念是口念是爲齋齋和合而出爲有
我身爲無我身誰是念者觀此四衆爲是實
有爲後想生四衆非有推尋畢竟無有我能
念者是名空觀雖無所念之經而有經卷紙
墨文字雖無能念之人而有我身爲四衆宣
念雖非內外不離內外雖非經卷不離經卷
雖非心口不出心口從始至終必無差謬名
不可思議能作此解能作此觀名爲三觀於
一念得不前不後三觀宛然雖無施者而有
法施雖無受者四衆宛然雖無法座登座宣

說非一二三而一二三名爲法施檀波羅蜜專心執持無諸遮礙名爲持戒忍耐惡覺名聞財利皆不能惱名之爲忍一心不息從始至終無有慚愧名爲精進專念此經無有愛味名之爲禪分別無謬序正流通無不諦了

我八

四

字句分明白般若是名六波羅蜜具足自行此法名之爲實傳授外人名之爲權若從

生至老一生已辦以此成功德於無始心名爲正因種子若有心觀名爲了因高座四衆說授因緣名爲因緣三因具足若觀未明但是性德研之不已觀心相應名托聖胎以胎業成就名爲修德中間四十二位亦名性修至於極果名爲種智伊字三點不縱不橫名大涅槃名到彼岸名第一義空平等大慧是名念經正觀三世諸佛無不從此而生信者

我八

五

世成等正覺也

觀心食法

既敷座坐已聽維那進止鳴磬後斂手供養一體三寶徧十方施作佛事次出生飯稱施六道即表六波羅蜜然後受此食夫食者衆生之外命若不入觀即濶生死若能知入觀分別生死有邊無邊不問分衛與清衆淨食皆須作觀觀之者自恐此身內舊食皆是無明煩惱潤益生死今之所食皆是般若想於舊食從毛孔次第而出食既出已心路即開

可施無問莫說第三流通者若自調自度不名爲慈見苦不救不名爲悲既修正觀現前復應莊嚴法界所念經竟出觀之後以此道觀功德已登正覺之者願度衆生入位之人悉登上地未入位者即運慈悲二法願未來

食今新食照諸闇滅成於般若故淨名云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是爲明證以此食故成般若食能養法身法身得立即得解脫是爲三德照此食者非新非故而有舊食之故而有新食之新是名爲假求故不得求新不得畢竟空寂名之爲空觀食者自卽可食爲新既無新食卽可得食者而不離舊食養身而新食重益因緣和合不可前後分別名之爲中只中即假空只空即中假只假即空中不可思議名爲中道又淨名云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是名食法也

大智律師三衣賦
吾有三衣古聖真規粗疎麻苧爲其軀獸毛蠶口害命傷慈青黑木蘭壞其色五正五間涉俗生譏其奉持也如鳥兩翼其敵護也如

身薄皮信是恒沙諸佛之標幟賢聖沙門之軌儀九十六道起信之首二十五有植福之基是以堅誓獸王忍死而頻加稱嘆蓮花色女作戲而盡斷貪痴弘誓甚重至德難思龍披免金翅之禍人得息戰敵之危末流浮薄

正教衰遲競貿亂朱之服率遭濫吹之嗤壯大於貢高我慢欺壓於碩德厖眉習以成俗愚不知非汝當敬導彝範仰荷恩慈時時自慶步步勿離潛神樂國兮銖衣自被垂形忍界兮報服常隨劫石可銷想斯言而不泯太

空有盡諒此志以難移

鐵鉢賦

吾有鐵鉢裁製合轍斗半爲量不大不小竹烟熏治唯光唯潔似二分之明珠若將圓之皎月清晨入聚群心發越黃梁傾散有若金

沙白浙高堆宛如積雪與香積之變現無殊

比自然之天供何別咨爾同舟宜自槩恬不耕不耘不鋤不割有生之命自何而活且夫

口腹無厭貪源叵竭正念微乖羅刹已奪嗜一時之甘美為萬劫之饑渴萬金可受保君

我八
七

未徹杯水難堪聖教明說是宜五觀無違三

匙有節慎勿枉彼信施以養穢軀會湏籍此

資緣早求自脫

坐具賦

吾有坐具裁量有據其色相則一類袈裟其

物體則兩重疎布長四廣三壞新牒故彼形

之大者可用開增吾身之小兮從初制度好

大惡小但責他非反制為開焉知自誤嘗聞

比丘身者五分之塔也尼師壇者四方之基

也是則道者所資豈宜身之為護安禪講法

敷之莫失於威儀入聚遊方持之勿離於跬步不然諸律有違制刑科一生無如法坐處

漉囊賦

吾有漉囊製造有方緻練作底熟鐵為匡其用濾兮深湏諦視其還放兮切忌損傷宜知

我佛仁慈尚不遺於微物將使吾曹飲用得幸免於餘殃一化境中上下皆制半由旬內往返湏將世多輕畧孰究否減或聞而不製則嗤為小道或製而不用但懸於草堂斯由

內無慈慾外恣疎狂塞來蒙之津徑害吾教

之紀綱汝當存誠持守竭力恢張豈止四生有賴抑使三寶增光

錫杖賦

吾有一錫裁製有式上下三停聳幹六尺十二環圓而無缺示因緣乃死乃生兩鉛開而

復同顯空有不離不即匪以扶羸唯將丐食
執之芳居然寂寂振之芳其鳴歷歷直欲使
諸有門開三途苦息隨身所止懸之屋壁塵
垢易生長湏拂拭擲雲外芳不以爲難解虎
競芳未湏勞力幸哉凡憑蹈夫聖跡外露粗

我八

八

暴內懷荆棘用之舍之芳能無夕惕

贊禪師誠洗麵文

詳夫麵豈天然麥非地涌盡衆生之汗血乃
檀越之脂膏本療形枯爲成道業尋常受用
尚恐難消況於盪洗精英唯餘筋滓全資五

味借羨色香巧製千端擬形魚肉致使鶩毛
白雪之狀逐水流離常堂口分之食三分去
二如斯枉費實謂無慚昧稼穡之艱難減龍
神之祐護設具輪王之福猶湏瓦鮮冰消雖
非害命傷生寧不招因帶累大覺世尊一麻

一麥古來高士果菜充饑飲食之侈未除解
脫之期安在但願叅禪得髓何湏洗麵求筋
縱消萬兩黃金正好粗羹淡薄飯既免多求妨
道自然所向清高雖云淡薄家風別是一般
安樂痛想圓通慈訓真堪換骨洗腸法雲圓通禪師

常戒學徒

不得洗麵

深思舜

老規繩湏

是斬釘截鐵

雲

蕭疎

假饒

研下山僧頭

決定不洗

常住

麵元

符

三年

十一月

一日

住持

宗贊

白

洗心猶在半途中洗麵何曾振古風今日叢
我八
九

林思舜老昔時宗匠憶圓通

種麥辛勤磨麥難莫將洗麵作盤食爲憐柱
費情何似恰與山僧肉一般

任是豐年猶損福假饒凶歲亦傷財殷勤爲
報諸禪者緊把繩頭更不開

正使有餘湏愛惜不應過分太無慚閻羅老子真難解主稼龍神意未甘

莫言此費不多爭萬事皆從洗麵生舜帝昔年爲涑器百僚猶諫不湏行
麵裏有筋湏有脚忽然筋去脚難行自家喫

着情猶倦過與他人意未平

調和香味如真肉鬪飣肥鮮作假魚畫佛既然成道果像生那得證無餘

三冬洗處寒侵骨九夏蒸時汗滿身費水費油無費火勞人勞畜亦勞神

道者疎食樂有餘淨人還不費工夫尋常普請供承外落得參禪誦佛書

不學諸方五味禪箇中消息更天然成湯祝

網從君意呂望垂鉤信我緣

三時普請歸禪室一念無心過虎溪鉢裏飯

盛粗粟米桶中羨是淡黃糲

玉食尊官莫動情隨堂齋飯太粗生空門平等無高下千聖從來一路行

信心檀越事齋筵莫以蕭疎意便闌大抵精粗同一飽細論功過却多般

效古修行利益深新羅不是拘叢林雖然冷

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

君親義重曾輕捨水陸庖精尚遠離今日此情猶未息低頭更念出家時

摩盤拭案強逢迎終愧禪林本分僧出世道

我八士

心隨日減順情人事逐年增

叢林枯淡變紫林日用蕭條古意深不洗十方常住麵唯參六代祖師心

莫以今人似古人較量終是有踈親當時達

磨分皮髓後代兒孫洗麵筋

疎齋易備長安樂美食難消損道緣多見水

邊林下客一生無事亦長年

已學壞衣爲乞士忍誇精饌敵王公有人解

笑從他笑甘堅降旗立下風

不是憂貧不是慳息繁食道合如然通心上

士應相委多口禪和莫亂傳

乳薤葷羶損戒香麵筋奢靡費常堂如今一

筆都勾下轉覺空門氣味長

洗麵終歸剋化難因循多病障輕安凡夫福

德能多少縱使滄溟也解乾

本來面目甚分明逐浪隨波太瘦生應被餒

林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

龍象高僧意不群擦天鼻孔氣凌雲尚嫌禪

悅珍羞味爭肯嚙噉愛麵筋

山僧初未歷艱難振領提綱似等閑十五萬

斤常住麵已隨流水過人間

雖然指馬事難明同過同功未可憑惜福此

時因大眾無慚當日是山僧

招提枉費禍難量見說泥犁歲月長却恐鄉

時妨道業不如今日且尋常

叢林執事莫癡敢苦果酌因豈易擔更擬諸

方問王老不知辛苦爲誰斟

僧家一飯且支身惜福由來戒麵筋大嚼屠

門真可愧十千沽酒又何人

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

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

山僧特地改家常圖得吾門更久長若向此

時疎奉養免教他日悞君王

唐朝欲末事加麻兵火屠燒萬萬家當日太

平思儉約可能巢賊亂中華

宴安風範日驕奢湧趁昇平剪禍芽所以吾
門增淡薄且圖天下息繁華

攝伏龍天動鬼神蓋因高行出凡倫從教古
淡無人愛只此清修是化門

隨家豐儉事難同禪悅偏宜淡薄中下口若

知無味味舉頭方見不空空

受福人多惜福稀得便宜是落便宜雲門胡

餅金牛飯一飽心頭忘百饑

百衲袈裟五綴盂二時寧復計精粗沙門畢

竟宜清苦軟喫修行道業疎

太平人物侈心開受用殷繁養禍胎慚愧未

生癡福盡灾荒水旱驀頭來

太平生齒漸增加美食鮮衣器用華地力有

窮財有限此時宜儉不宜奢

辯才淨法師心師銘

十二

咄哉此身爾生何爲資之以食覆之以衣處
身以室病之以醫百事將養一時不虧殊不
知恩反生怨違四大互惱五臟相欺此身無
常一息別離此身不淨九孔常垂百千癰疽
一片薄皮此身可惡無貪惜之當使此身依
法修持三種淨觀十六思惟一行不退安養
西歸成無上智是爲心師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并序

序曰愚常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座右銘
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懶再切實可警策
未悟貽厥将来次又見姚宗卞蘭張說李邕
皆有斯文尤爲奧妙其於東陽婉婉乃千古
之鑒誠資腴矣愚竊愛其文唯恨世人不能
行之十得一二一日因袖毫遂作續白氏之
續命曰續姚梁公座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緯

非遠於群公而亦可書於屋壁

善爲爾諸身行爲爾性命禍福必可轉莫慤
言前定見人之得如已之得則羨無不克見
人之失如已之失是亨貞吉返此之徒天鬼
必誅福先禍始好殺減紀不得不止守謙寡

我八十三

欲善善惡惡不得不作無見貴熟詔走整躉
無輕賤微上下相依古聖著書矻矻孳孳忠
孝信行越食逾衣生天地間未或非假身危
彩虹景速奔馬胡不自強將昇玉堂胡爲自
墜言虛行僞艷殃爾壽湏戒酒腐爾腸湏畏

勵志湏至樸滿必破非莫非於飾非過莫過
於文過及物陰功子孫必封無恃文學是司
奇薄患隨不忍害遂無足一此一彼諧官合
徵親仁下問立節求己惡木之陰匪陰盜泉
之水非水世孚草草能生幾幾直湏如水如

玉種桃種李嫉人之惡酬恩報義忽已之慢
成人之美無擔虛譽無背至理恬和慈暢冲
融終始天人景行盡此而已丁寧丁寧戴髮
含齒禪月集

吉州龍濟山友雲菴和尚蛇穢說

世間最毒者無甚於蛇虺至穢者莫過乎便
利益蓋蛇虺之毒能害人之性命便利之穢能
穢人之形服所以欲保其性命也必遠于毒
害欲潔其形服也必除其穢惡如世之人夢
蛇虺則欣其有財夢便利則悅其獲利何寤

寐愛惡之不同哉苟知惺有所忌寤有所懼
又何必見財斯喜見利斯悅者乎况財之毒
尤甚於蛇虺利之穢更過乎便利且古之人
以財害乎性命者不止於一以利汙乎形服
者亦由其衆而不悟者愛之而已貪之而

不止是亦可悲也且夫貧也富也人之分定
也能安其分雖貧亦樂不安其分縱富常憂
能知分之可安貧之可樂則性命可以保而
生形服可以潔而存是知貪財者是養於蛇
虺好利者必汙乎形服吾非好貧也是遠毒

十八

十九

害也吾非惡富也是除穢惡也如有遠財如
遠蛇虺去利如去便利者吾保此人漸可以
爲達人矣不然生生之厚貪愛無休必將見
傷其性命而汚其形服矣世人其訓之

大慧禪師答孫知縣書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
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爲希有不
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
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真火中蓮也詳味
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師翻譯失真

而汨亂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
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僞
已久雷同一律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
考繹天親無着論頌其義暗合遂泮然無疑
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

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
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
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
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
檢點諸師之過還著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

十八

十五

淺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
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
界中種佛種子第一等好事而又以其爲箇
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敢
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訛

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思議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着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于經本脫落皆注之于經尾清涼亦

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琉璃寶清涼曰恐是吠琉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只如此注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非皆淺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

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妄加刊削却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長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爲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叅琅琊

廣照禪師因請益琅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琅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

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己耳左右引無着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爾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見應

我八

十六

相具足爲因得阿耨菩提爲離此着故經言湏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湏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爲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白是左右錯見錯解

爾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爲無斷無滅分恐湏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湏菩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

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即名爲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強生節目耳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如韓退之指論語中畫字爲畫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

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爾圭峯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爲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

正經也後來泐潭真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罵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鎗更無一人發真歸元凡夫亦不湏求解脫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湏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府州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一有錯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

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

若執已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任刊板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嘆而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爲親故不覺忉忉怛怛相觸忤見公至誠所

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奧義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教徹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着死工夫廝捱忽然打破凍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群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處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佛鑑懃和尚與佛果勤和尚書時住夾山惠懃啓上昔奉祖峯老師左右嘗聞其語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而聲名不揚匪爲人之取信者良由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欲苟異名聞利養乃廣衒其華飾遂爲有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爾輩他後忽風雲際會出來爲人天師範者切宜以此事自勉某得聞此語遂書諸紳銘於心終身誦之不敢忘近有禪客至此傳聞夾山禪師邇來爲兄弟請益雪竇其洪機捷辯出沒淵奧頗異諸方自古今未有也某聞之不覺洒涕自謂高蹈之士何至此矣老兄何不激揚達磨未來時因緣誘接學者以報先聖之德無乃牽蔓至此何太錯也此蓋老兄博覽古今所蘊之妙而不慎今時邪黨異說有昧古人之意故奮發大

用益舒卑願開顯先德之機以破其蔽意在此然高明遠識者有以見亮必無外也第恐晚進後昆疑其言句尖新以爲佛法只如此矣遂坐守化城不能進至寶所爲害非淺就此而言不唯有損宗教亦乃無益於學者某

我八

十九

不懼罪責敢以先師所授之言以告于左右倘能自勉則幸莫大焉苟或以此見棄於我者亦不罪於左右也不宣

答投子通和尚書

某啓上比聞瓶錫赴緣投子四方歸德翕然

欽承無有間者則其同風異慶又可知也伏承來書以法屬見呼良難當克未審禪師得法果嗣何人若汾陽的派臨濟正宗何幸加焉從上先祖各有密傳宗旨以辨正邪爲之驗人關肘後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萬象森

羅有情無情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普天匝地更無絲毫滲漏自百丈大智禪師以下遞代相承至於汾陽有三種獅子句一超宗異目二齊眉共躅三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方爲種草若齊眉共躅減師半德不堪傳授若影響不真狐狸猥勢異類何分慈明傳之遂云掌上握乾坤千差都一照楊岐傳之則以金剛圈栗棘蓬以驗正邪鍊圍山可透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若吞得一蓬百千萬億蓬吞之無碍若

透得一圈百千萬億圈透之無碍自楊岐傳之白雲端師翁師翁傳之五祖先師先師傳之於新戒遞代相傳若當勘辨邪正切湏子細恐濫宗乘有悞後學某自授先師印可握柄太平據令全提明投暗合高低一顧萬類

齊彰邪正洞然不敢草次是以千差萬別公案誦訛不出金剛圈粟棘蓬一時攝盡若能吞一蓬透一圈則百千萬億蓬圈悉皆無礙無疑俟容披晤款曲勘同倘若符合無差即幸甚矣如或未然不敢從命謹此奉聞伏希

見察不宣

繙門警訓卷第八

音釋

齷口很切齷齷也齷齷也齷齷也曉士威切一
日眾也曉小婢也

愁順也

繙門警訓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我九

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
臣李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晉王受菩薩戒疏即隋煬帝

皇帝敬問光宅寺智顥禪師朕於佛教敬信
情重往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
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

我九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楊州總管諸軍事楊
州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

輪重轉十方衆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
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
爲民除害吳越之地今敕廊清道俗又安深
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
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綱修已化人必希

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
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
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
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
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飛騰

獎進僧行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
方副大道之心是爲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
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
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日
漸暄道體如宜也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內

隱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
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
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
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
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

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不可勝計
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
王啓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
根宜權爲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
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

我九

二

攸鍾妙機須悟耻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
乘笑止息於化城擣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
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諭造宮室
必因基趾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揆庸慘抑
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

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爲和尚文殊師利冥
作闍黎而必籍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
而遂通薩陀波喻罄髓於無竭善財童子忘
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爲臆說深信佛語聿
遵明導天台智顥禪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

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
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盛風名稱普聞衆所
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懺遠延每畏緣
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
只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授菩
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
極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
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即
日種羅睺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

我九

三

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
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爲地平均六度
恬和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
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
具足成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

王觀戒師衣物五十八事

親書龍魚飛白
諸第四十餘字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拂手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香果蜂鳥御將猿嘯長

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壇世上峥嵘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訪

永嘉答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

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緜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閒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

繁食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寡寥雖有脩而難會邪徒喧擾乃無以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歟應當博問先知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蠲矜怠

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夫欲採妙探玄寔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宴旨灌累食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累絕群哉其或心徑我+

未通矚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鬱鬱長林峩峩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稍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尚紓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

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

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之喧寂耶且夫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

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霧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

長居山谷隨處任緣哉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真一彼此無非道場復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欣籠也若能慕寂於喧市廓無非宴坐徵違納順怨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衆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違順無地閒寂非有緣會而能生我最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滅既虛實相常住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惑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途迥出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

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故知物類
紜紜其性自一靈源寐寐不照而知實相天
真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
在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
怨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

靜常矩語默恒規寐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
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鄺遊逸形儀寐怡
心腑恬淡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兮若拘
其心兮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
如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因信略此餘

更何由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宴寐之暇時暫
思量予必誑言無當看竟廻充紙燼耳不宣

同友玄覺和南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我念自從無始劫失圓明性作塵勞出生入

死受輪迴異狀殊形遭苦楚夙資少善生人
道獲遇遺風得出家披緇削髮類沙門毀戒
破齋多過患壞生害物無慈念啗肉食膾養
穢軀衆人財食恣侵瞞三寶資緣多互用邪
命惡求無厭足耽淫嗜酒愈荒迷慢佛輕僧

謗大乘背義孤親毀師長文過飾非揚已德
幸裁樂禍掩他能虛誑欺誣競利名鬪構是
非爭人我惡念邪思無暫息輕浮掉散未嘗
停追攀人事愈精專持誦佛經唯困苦外現
威儀增誚詐內懷我慢更疎狂懶墮熏修恣

睡眠慳嫉貪婪無愧耻野田穢本將何用大
海浮屍不久停既無一善可資身必墮三塗
嬰衆苦仰願本師無量壽觀音勢至聖賢僧
同轉威光俯照臨共賜冥加咸救拔無始今
身諸罪障六根三業衆愆尤一念圓觀罪性

我九

六

空等同法界咸清淨

發願文

願我盡生無別念阿彌陀佛獨相隨心常
繫玉毫光念念不移金色相我如再食衆生
肉飲酒行淫作重非現身生陷大阿鼻萬劫

我九

洋銅吞熱鐵願我臨終無疾苦預知時至不
昏迷善根慧念轉增明業債冤魔咸寐滅異
香天樂盈空至寶殿金臺應念來親覩如來
無量光一切聖賢同接引彈指已登安樂國
即聞妙法悟無生遊歷無邊佛土中供養親

生淨土

荆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一句染神咸資彼岸思惟修習永用舟航隨
喜見聞恒爲主伴若取若舍經耳成緣或順
或違終因斯脫願解脫之日依報正報常宣

妙經一刹一塵無非利物唯願諸佛冥熏加
被一切菩薩密借威靈在在未說皆爲勸請
凡有說處親承供養一句一偈增進菩提一
色一香永無退轉

芭蕉泉禪師示衆

承蒙授記分身徧至河沙界歷微塵劫度衆
生摺入娑婆五濁中普化群迷成正覺衆生
業盡虛空盡我願終當不動移乃至今身及
未來念念圓修無間斷仍將三業修行善回
施虛空法界中四恩三有衆冤親同脫苦輪

雲水之人不暫休問君着甚苦來由異鄉彼
此皆爲客無事相干且縮頭行與住坐與卧
兩片唇皮只管播是是非非誰箇無也須檢
點自家過出家兒著便宜袈裟不是等閑披
桑田不耕親不養不修道業更何爲閻老子

不憊懶據你所作因還你所作累涅槃堂裡
呌阿爺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正與麼時
是你是我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門示無盡之理禪門

我九

有十玄談以明唱道洞山有十不歸以表超
證山僧述十可行以示後生庶資助道警諸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如染香之人亦有香
氣有少益者書之于后

宴坐

鉢親明取不可簾心昧苦空

掃地

田地生塵便掃除房廊瀟灑共安居裝香掃
地無餘事默耀韜光示智珠

洗衣

我九

九

臨流洗浣莫踈慵入衆衣裳垢不中上下隣
肩薰炙久身心動念肯消鎔

經行

石上林間鳥道平齋餘無事略經行歸來試

問同心侶今日如何作麼生

問道趙師印自心入門端的訪知音此生不
踏曹溪路到老將何越古今

清虛之理竟無身一念歸根萬法平物我頓
忘全體露箇中殊不記功程

入室

普請

拈柴擇菜師先匠進業脩身見古人若到諸
方須審實龍門此法是通津

粥飯

三下板鳴生死斷十聲佛唱古今通開單展

誦經

夜靜更深自誦經意中無惱睡魔惺雖然暗室無人見自有龍天側耳聽

禮拜

禮佛爲除憍慢垢由來身業獲清涼玄沙有

語堪歸敬是汝非他事理長

道話

相逢話道莫虛頭大語高聲咲上流言下若能窮本末肯將無義結朋儕

示禪人心要

近世多以問答爲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

向逐末不反可怪可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

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爲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趁口答取笑達者

誠問話

也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

師云老僧不爲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青山白雲中趁爾是非將來之世捨一報身後草也無喫多少金毛師子問着便作驢鳴

轉沒巴鼻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嚴修設檀信俱不是衲僧家氣味又抽身出衆便道數句或時云某甲則不恁麼道又云和尚何不道云夫問話者激揚玄極也不在多進語三兩轉而已貴得生人信不至流蕩取咲俗子

我九

十

馬喊諸人者似老僧行脚時到於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五百衆或在其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向鴻山會裏做飯七年於洞山會中做紫頭三年重慶即便先去只是了得自己時中干他人什麼事如諸佛菩薩盡

是勤苦不計刦數捨金輪王寶位及頭目髓腦所愛之物國城妻子不可筭數所以始得名爲佛似諸闍梨還曾捨得箇什麼作得箇什麼勤苦便道我會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不會些些子境界現前便自張眉努目消容不得說什麼解脫法長連牀上坐不搖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修行修道感果如是合消得只是謾自己如百丈和尚置於堂宇只要辦事底人諸闍梨還辦得箇什麼事其中有不動身手日消得萬兩黃金若是

我九

十一

消得者豈可如此見解不可從母腹中來如是邪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爲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乃不會豈況佛法只如一大藏教盡是金口所宣如來祕密汝口裏念将来總成魔語豈得了焉什麼不了若了時達磨不從西來也只如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又爭得道無譬喻如人有一寶隊坐在淤泥中勤苦累刦尋求不得或有一人善知寶所直從泥中指出此寶以示失寶之人失寶之人一見便識是我本物了無得失達磨西來亦復如是不可只是老僧是善知識邪遍地衆生總是善知識只是見覺未明不可道伊無也若言有時諸人肯禮蠢蠢之徒作佛麼譬如明珠墮在泥中未遇其人豈有出期有此衆生比如無情還同頑物既在三衣之下直

須親近知識早是幾生修來始得如此不可
却入輪迴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箇
什麼鑊湯爐灰刀山劍樹四生六道於中如

喫美食若未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
再求欲似如今者萬中無一莫未得謂得未

夫沙門釋子見有如無始得向一切時中與
凡聖等與解脫等方有少許出處若不如此
大難大難珍重

雲峯悅和尚室中舉古

舉古者道剃髮着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

雜事俱爲生死因師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
撥草瞻風遶天下行脚且道還曾踏着田地
也無僧無對師云虛生浪死漢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衆

身上之衣不容易披鉢中之食莫等閒喫等

將何酬答所以言有業只如老僧不可是了
底人捨此一報身隨業而行誰言定得除佛
與佛乃能知之時有僧問不假言句如何得
知師云假言句尚乃不知僧無語禮拜

上堂

我九

十二

間喫往往難銷水一滴容易披究竟出家何
所爲直心實行能綱紀一顆圓光無表裡莫
學尋常輕薄流平生涉獵誇唇嘴恣貪嗔沒
慚愧善惡昭然難禪避三途六道正茫茫也
好回頭自管地

古德渴熱行

金烏震怒兮爍爍如飛火雲發炎兮騰騰若
煖江湖競熬煮草木半黃萎真金銷爍兮大
石欲裂猛虎喘息兮蛟龍唾垂門有蓬草兮
屋無片瓦寢無帳席兮哭有多兒耘苗匪倦

我九

十三

辱水忘疲顏容抹漆黑背脊坼龜皮咨爾釋
氏宜以審之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屋有畫堂
虛室浴有清流曲池帳垂翡翠簾展琉璃閣
尋泉石兮恣行恣坐靜對風月兮自歌自怡
回頭一顧人間事飲水須知可度時無更恨

風伯休顛嗔雨師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曹溪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春以石墜
腰牛頭衆乏糧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
行八十里朝去暮歸率以爲常隆化惠滿所

至破粧制腹百丈涅槃開田說義墮腰石尚
留東山破粧斧猶存鄴鎮江陵之西有負米
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爲游觀不
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
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
花制鞬以副絲絰其可夜春乎纖羅剪袍以
宜小袖其可破粧乎升允仞之峻僕夫汗血
不肯出輿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
今止掛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
而嘆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爲廢人方幸生
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庵故
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即閉關堅卧
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菴法施如智覺愛衆
如雪峯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
之貴已名不耀而畏人疾已下視禪者如百

世之究竟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笑蹈此

污而去庶幾雲庵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

然則無食柰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

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庵

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謝其意

我九

十四

當有賞音者耳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

消於百載高僧傳

譯經 變梵爲華通凡入聖法輪所轉諸佛

所師

義解 尋文見義得意忘言三慧克全二依

常轉

習禪 修至無念善惡都亡云其所亡常住

安樂

明律 嚴而少恩正而急護嬰守三業同彼

金湯

護法 家有良吏守藏何虞法有明師外禦

其侮

感通 逆於常理感而遂通化於世間觀之

難測

遺身 難捨易捐施中第一以穢濁體迴金

剛身

讀誦 十種法師此爲高大殊拘櫟花果時

穰亦

興福 爲已爲它福生罪滅有爲之善其利

博哉

我九

雜科 統攝諸科同歸高尚唱導之匠光輝

佛乘

十五

或庵體禪師上堂

衲僧行李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

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贓

示衆

暗撒驪珠成瓦礫閑傾鴉毒是醍醐冤將恩
報滅胡種舉眼無親真丈夫
著脚孤危草不生勿棲泊處等閑行臨風閣
卻墮空口斷送渾家入火坑

絕學無爲暗號通先天後地活虛空縱橫漏

泄祖師意爭得渾家不點胸

擣破娘生帖肉衫袒肩赤膊不羞慙胡來漢

見非難易大事教誰更荷擔

生獐別是一般村品藻先賢薄後昆掉放孤

峯爭合煞棒頭有眼蓋乾坤

清平世界罷干戈無柰兒曹籍甚何急水灘

頭拋直釣錦鱗不遇枉多羅

男兒腳底透長安得坐披衣肯自謾三尺冷

光輝夜月一條秋水迸人寒

瞎驢種草不消憑舊閣重關睡手羸湖海晏

清還獨步功歸寸刃血長鯨

判身捨命討冤讐熱血相噴肩便休反倒大
家無寸土空雙手去占雲頭

全提大用鳥投網絕照忘機龜負圖入此門

來都不是如何陞降老臊胡

已躬日用露全真選甚行雲與谷神合掌低
頭又手處粗言細語在當人

離相離名無實法非心非佛若爲猜了知極
則難分付不覺和聲送出來

我九

十六

支郎入作葛藤多捏定咽喉不柰何轉得身
來添氣急可憐鵠子過新羅

小參

赤骨力窮擔片板顛癡教癩豎淮眉鷺生做

處難名狀佛祖當頭聽指揮

結座

一拳也是打爺來未有輸贏莫放開割捨拍
盲窮性命嘴喝臭塌見全材

真淨文禪師頌

剃髮因驚雪滿刀方知歲月不相饒逃生脫

死勤成佛莫待明朝與後朝

靈芝照律師頌

聽教參禪逐外尋未嘗回首一沉吟眼光欲
落前程暗始覺平生錯用心

古德垂誠

地獄之中未是苦袈裟之下苦無聞死生大
事還知否莫向青山卧白雲

勉看經

檀那經卷早宜看施利雖虧我不安奉勸僧
尼勤讀誦鐵憲莫待電光寒

我九

十七

勉應緣

出家事業總荒唐贏得身心蟻子忙簿上轉
經多積欠眼前業障自身當門徒施利魚願
水買得油鹽雪見湯年去年來何了日不知
將底見閻王

勉住持

深嗟末法實悲傷佛法無人爲主張未解讀
文先坐講不曾行脚便陞堂將錢討院如狂
狗空腹高心似亞羊奉勸後賢休繼此免教
地獄苦時長

洞山和尚自誠

不求名利不求榮只麼隨緣度此生三十氣
消誰是主百年身後謾虛名衣裳破處重重
補糧食無時旋旋營一箇幻軀能幾日爲他
閑事長無明

雪峯存禪師入閩

光陰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
登三十二入閩早已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
舉已過當須漸漸除爲報滿朝朱紫道閩王
不怕佩金魚

宏智禪師示衆

萬里新墳盡少年修行莫待鬢毛斑死生事
大宜須覺地獄時長豈等閑道業未成何所
賴人身一失幾時還前程黑暗路頭險十二
時中自着奸

省病僧
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
客窓無昏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自
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
交煎總不妨

亥九

大

大慧和尚示徒

出家立志切須勤也要時時近好人蹭蹬莫
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無良小輩煩煩
脫得義高流數數親若也依吾如是誠佛家
渠棟亦堪陳

龐居士頌

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錢牛不
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
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者是何慮
菩提道不成

自保銘姑蘇無作譏

夫求名者不以德而求之謂之惡名求利者
不以道而求之謂之惡利惡名爲智人之所
嫌惡利有來業之所畏上德不德老氏誠言
四邪五邪釋門切忌寧以實而失不以得而

僞小人趨惡名之名君子存大利之利福劣財強財必爲殃德薄任大任速成害古人者只要心達不要身達他賢莫揜我賢莫伐若如是則知其命合其道終一身而自保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正吾

嘗住貞莊
禪堂東昇

十九

我九

爲人難爲人師不易難者何曰天資曰學問曰識見曰氣象無天資無學問無識見無氣象若是而能爲人者未之有也有天資而後有學問有學問而後有識見有識見而後有氣象若是能爲人未也是何也天資不高學問不博識見不明氣象不雅猶之不能也不高則庸不博則窒不明則回不雅則野高而智博而達明而正雅而文四者備能爲人矣而欲爲人師者未之可也曷爲不易曰宗旨曰教義曰法相不得乎宗旨不通乎法相不

辨乎教義猶之不可也能提宗旨矣能析教義矣能解法相矣不有師承不明境觀而能與人爲師者未之有也師承正境觀明而不超悟洞徹佛意者猶之不能也亦既超悟洞徹矣不能忘境觀絕知見離法愛爲大導師者未之有也三者具矣而不知進退得失者猶之不可故曰爲人難爲人師不易

圭峯禪師示學徒委曲

一從別後相憶是常未審朝暮用心在何境界得背塵合覺否外境內心覺了不相關否

定慧輕安適悅否修行若忘失菩提心知之總是魔業否數數覺察勤勤觀照習氣若起當處即休輒莫隨之亦莫滅之何以故陽燄之水不應趁故不應滅故不應趁故免落凡夫縱情不應滅故免墮二乘調伏圓宗頓教

畢竟如斯但與本性相應覺智自然無間長時之事難可具書略標大分自須努力不多述也

登廁規式

登廁之法律制委明蓋欲潔嚴身器親近

我九

二十一

聖賢洗淨洗手各有軌度倘未盡諳則反汚其手禮誦燒香合掌執捉動輒得咎可不慎歟今將古規稍加增削然其細行固難備舉大抵種種動用之際皆有方便護人意根處自當觸類而長之書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況出家者流幸莫高明勸諸後進

○經云若登廁不洗淨者不得入大僧數不得坐禪牀不得登寶殿○須知淨桶內淨外觸不可將淨桶入水槽中漱水須將杓盛水入桶中免污一槽之水○不可安淨桶在水

槽上淋其桶底觸水下槽中○不得將觸處兜近水槽邊恐不知者悞將洗盆○槽中之水須頻換新者蓋水留三宿只生細虫夏月則不至三宿切莫停積死水若無淨頭之處仰宣力者結緣措置免傷物命○初入廁

時先須彈指三下以警在穢之鬼亦不可痰吐入廁中以傷在穢之鬼此二項陰德具載藏經茲不繁引○初蹲身時先須傾少水在槽中一則解舊糞臭氣則新糞易下不積槽中○既在廁中不可語言作聲○文殊經云

我九

二十二

大小便時身口狀如木石不得有聲○廁中不可畫壁書字每見尊宿老成路逢字紙在地即收置淨處或拋在水中蓋尊重字畫不忍狼籍況書臭廁中豈不折福○若洗淨時右手執淨桶旋旋傾之以左手盛水將第四

指著實洗之七度切不可就桶中掬水污於桶內○常去左手第四指爪甲莫令藏垢釋氏要覽云佛令比丘指甲止長一麥粒許過則剪之今有出家人愛護指甲養長寸餘以爲美觀尚縱穢軀應無淨行○常見惜福人

用廁籌畢就淨桶洗之反汚桶內或將手入桶掬水洗籌亦不可○洗淨須用冷水則益人用熱湯則生腸風等疾○若洗手時先用灰擦七度去穢手背亦然次用泥擦七度淨之手背亦然次用阜團或阜角或木屑或二

桑葉皆可○溪堂雜錄云元祐中有蜀僧智超法師常誦華嚴經已三十年偶見一童子風貌清爽舉手高揖超曰何來曰五臺來超曰何遠至此曰有少欲相道故超曰願聞曰吾師誦經固可嘉矣但失在登廁洗淨時

○後架手中須多備三兩條頻頻洗換莫令垢染以污淨手人衆處五日一洗人少處十日一洗○凡拭手時須將手巾擗而拭之庶得易乾○入廁洗淨等經中各有神呪必須受持經云若不持誦此諸神呪者縱用七恒

我九

十二

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得身器清淨受持此呪者當一一默誦七遍則獲一切清淨福德諸惡鬼神悉皆拱手

入廁 嘴狼魯陀耶莎訶
洗淨 嘴賀曩密栗帝莎訶

洗手 喃主迦羅野莎訶

去穢 喃室利曳婆醯莎訶

淨身 喃波折羅惱迦吒莎訶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摺疊衣裳整齊鞋履省約用籌點滴更水屏

息語言安詳進止當念此身滿中盛屎臭不可聞穢不可視行廁革囊誠爲可鄙云何於身耽欲無耻云何於食樂着肥美結習成因果報必是一人泥犁窮劫不已苦樂在心昇沈由已道豈遠成未之思爾

音釋

膚呼雲切 羔羊灾音灾 篪丁可蘇典切 篋篋先第切

緇門警訓卷第九

卷九

二十三

緇門警訓卷第十

我十

讚佛傳法偈

稽首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三祇修鍊萬行功圓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

我十

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

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 身爲牀坐遍三千

若不傳法度衆生 畢竟無能報恩者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諷誦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 佛法僧寶不斷也

禪林妙記前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撰

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
錠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
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
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
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
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護明菩薩盡彼天
壽下闍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摩耶
夢懷白象梵仙占白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
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
日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爲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嘆曰相好明了必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頰父

我十

二

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爲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涌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己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

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感菩薩爾時入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爲癩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衆生根知

其樂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羅奈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闌國

我十

三

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氈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于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厭怠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

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現

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

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從鑠鬚入誦出

佛經一無遺漏如瓶寫水置之異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後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建

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真力觀音密驗別記

具之事多不錄

讚弗沙佛偈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傳云明帝永平十二年上夢神人全身丈六項有日光菩薩問諸臣下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諭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一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

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
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
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
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畧也
傳示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

我+

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奔我道法遠求胡
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畧曰五岳十
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
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
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
王不易今陛下道遇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
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
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
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
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

我+

五

極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
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
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
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
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則有勝乞除

虛妄敕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
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
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
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
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

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賚靈寶真文太上玉訣
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
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
五卷置於中壇饌食真祀百神置於東壇帝
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

五日齋訖道士等以紫荻枯檀沉香爲炬繞
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
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踪玄風
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
蒙心得辨真僞便縱火焚經從火化悉成

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惧將欲昇天
隱形者無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
懷慚恧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
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
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
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
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
教即爲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
上空中旋環如蓋偏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
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

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
咸悅歎未曾有皆繞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
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懿善惡業
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
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
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
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三十人出家陰夫
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
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
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畧不備載有人
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按吳書明費叔
才感死故傳爲實錄矣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太宰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
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主聖人歟對曰三

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鍾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晦

唐則天延載元年五月十五日始括天下僧

尼隸祠部玄宗天寶六年制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肅宗至德元年祠部牒賜功臣賣始以世論之延載前爲僧依天竺法有行業堪任受道者惟師攝受如唐官使會通謁鵲巢道林禪師曰弟子不願爲官志慕出家願和

尚攝受道林曰今時爲僧行多浮濫通日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道林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通曰願垂攝受誓遵師教道林乃與剃落後來行業既濫檢制興焉自然之理所以黃面老子以

法付之國王大臣蓋以此也今國朝聖澤洪霈特使穹其價者政所以重教尊僧貴尚其法也明教嵩禪師曰夫僧也者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辯明有慧有威可敬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近世多輕僧固僧人自取然披

僧伽黎者若數世領力之重夙熏種智成熟未易得也如本朝王文正公旦臨薨背時悔當初錯了路頭不作僧乃囑令諸子爲削其鬚髮衣以僧家三衣然後入棺要第二世出頭來使成僧仍囑侍郎楊大年主其治命後

楊以宰臣薨背國家自有典故雖不從所請
只以三衣剃刀置之棺中楊亦自悔竟叅禪
宗了悟自心被旨詳定景德傳燈錄流布西
天此土噫爲僧之難有如此者若是大丈夫
漢興決烈之志屏浮濫之行從脚跟下一刀

我十

八

兩段向佛祖外一覩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爲
難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所以道高山流
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法晦致身寶公
道場有年其爲人謹愿朴厚有決烈之志無
浮濫之行今謀進納爲僧敬投敬信英偉特
達大賢揮金助成其志以此軸求警策因縕

縕示之亦欲世間賢上大夫興重教尊僧之
心知前輩雖爲富貴所折困末後亦有悔之
者歲在己未中秋住鍾山鐵牛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居士撰

臨川陳宗愈於永安常老會中得大法喜捐
其家貲爲建丈室作脩廊方且鳩林以新法
堂而宗愈死其二子號訴於常曰吾先子之
未奉佛也安且強既奉佛也病且亡佛之因
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常曰吾野叟也不足
以譬子子第成父之志而卒吾堂吾先師有
得法上首無盡居士深入不二辨才無碍隨
順根性善演音法堂成富爲子持書求誨決
子之疑紹聖元年春常遣明鑑至山陽以書
來言會予方以諫官召還未暇明年鑑又至
京待報於智海禪刹爾時居士默處一室了
明幻境鐵輪旋頂身心泰定明鑑雨淚悲泣
殷勤三請大悲居士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今
此衆生流浪苦海貪怖死生迷惑因果惟願
居士作大醫王施與法藥居士曰善哉善哉

我十一

九

汝乃能不遠千里爲陳氏子諮請如來無上祕密甚深法要諦聽吾說持以告之善男子大空寂間妄生四相積氣爲風積形爲地積陽爲火積陰爲水建爲三才散爲萬品一切有情水火相摩形氣相結以四小相具四大

界因生須養因養須財因財須聚因聚成貪因貪成競因競成瞋因瞋成狠因狠成愚因愚成癡此貪瞋癡諸佛說爲三大阿僧祇劫人於百年劫中或十歲二十歲或三十四十歲或五六十歲或七八十歲各於壽量自爲小劫於此劫中而欲超越不可數劫譬喻如蚯蚓欲昇烟雲無有是處諸佛悲愍開示檀波羅密大方便門勸汝捨財汝財能捨即能捨愛汝愛能捨即能捨身汝身能捨即能捨意汝意能捨即能捨法汝能捨法即能捨心汝

心能捨即能契道昔迦葉尊者行化有貧媼以瓦破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飲訖踴身虛空現十八變貧媼瞻仰心大歡喜尊者謂曰汝之所施得福無量若人若天輪王帝釋四果聖人及佛菩提汝意所願無不獲者媼曰止

求生天尊者曰如汝所欲過後七日命終生忉利天受勝妙樂又罽賓國王在佛會聽法出衆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開許佛云隨爾所作罽賓持一枝竹插於佛前曰建立精藍竟佛云如是如

我十
十

是以是精藍含容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鑑來爲吾持此二說歸語檀越善自擇之汝父所建堂室廊廡比一器潘得福甚多生天受樂決定無疑若比罽賓國王插一枝竹乃能含容無量法界汝欲進此聽吾一偈一竿

修竹建精藍風捲蟻螟入海南惡水潑來成
第二鈍根蹉過間前三於是明鑑踴躍信受
歸告其人筆集緒言刻以爲記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今

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
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
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惶而復不敢
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
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
靈真奧豈得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
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
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
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
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

敢當之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
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顥庾亮
王濛謝尚鄭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
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
汪孫綽張玄殷觀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
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烟霞之表
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獲開
潛深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
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
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
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
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
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
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
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

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武帝曰釋門有卿亦有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

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臣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與豈爲諸卿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卿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

後漢書郊祀志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将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

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

不統善爲宏濶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據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籍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齋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掃地回文

以此掃地功德回向法界衆生色塵清淨塵清淨故眼根清淨根清淨故眼識清淨聲香

味觸法亦復如是又願一世界清淨乃至盡法界虛空界皆悉清淨同諸如來光嚴住持圓覺伽藍清淨覺地永斷習氣淨穢一邊凡聖垢染一塵不立如是願清淨智亦復清淨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十方禪院記

我十

十三

元祐二年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峯寺革律爲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者報恩爲住持崇寧改元正月使來求十方禪院記乃書曰大洪山在隨州西南盤基百餘里峯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丘嶺猶平川也以耆舊所聞攷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爲大湖神龍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鬪掘開層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

寺僧善信即山之慈忍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要壯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覩殊勝自慶菩薩有緣發願爲衆僧炊爨三年寺僧却之沉涕嗟感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此往矣行焉逢隨即止遇湖即住師即南邁以寶曆

二年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峯問鄉人曰何山也鄉人曰大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于湖側屬歲亢旱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用之以祈于湖龍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因人心黑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即披榛捫石得山北之巖穴泊然宴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霽後數日武陵迹而求之師方在定蛛絲幕面號耳挂體义之方覺武陵即施此山爲

師興建精舍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大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輒汝血食今捨身餉汝汝可享吾肉即引利刀截左膝復截右膝門人奔馳其慈忍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

我十

西

滅張氏二子立觀而化山南東道奏上其狀

唐文宗嘉之賜所居額爲幽濟禪院晉天福中改爲奇峯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峯寺皆以禱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百餘年而漢廣汝汾之間十數州之民尊嚴奉事如赴約束金帛粒米相尾於道貨強法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峯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倫向背靡序恩老至止熟閱形勝闢途南入以正賓主鑑崖壘澗鑿巖補砌嵯峨萬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

跳戶四達淨侶雲集藹爲叢林峨眉之寶燈瑞相清涼之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現方其廢故而興新也律之徒懷土而呶呶會予謫爲郡守舍禪律而訂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謂甲乙者甲從何來乙從何立

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忍之後絕矣乙在子孫甲在慈忍乙在慈忍甲在馬祖乙在馬祖甲在南嶽乙在南岳甲在曹溪推而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達磨西天四七所謂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

我十一

十五

方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爲三二三爲六三三爲九九者究也復歸爲一一九爲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謂方者上爲方耶下爲方耶東爲方耶西爲方耶南爲方耶北爲方耶以上

旨崇寧元年正月上元日記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山色沉沉松烟暮暮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跏橫膝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花狼籍偶然相

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真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佛之意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生要使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一瓶一鉢涉

我十

十六

爲方則諸天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爲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止以東爲方則毘提訶人面如半月以北爲方則鬱單越人壽命久長以西爲方則瞿耶尼洲滄波浩渺以南爲方則闍浮提洲象馬殊國然則甲乙無定十方無依競律競禪奚是奚非法之徒曰世尊嘗居給孤獨園竹林精舍必知太守言世尊非耶予曰汝豈不聞以大國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枝則休如龜游海值木則浮來如聚梗去如滅漚不識使君甲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內不住外不住中間不住四維上下虛空應無所住而住持是真十方住持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群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土土皆作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出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

寶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
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硯資真性我亦當年
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
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它
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

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
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拳拳師誦此經經

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
在脣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
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

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一

何苦酒之腸飯之腑長者揚聲喚不迴何異
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
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
不聰合明不明轍轤上下浪死虛生世人縱

識師之音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縱識師之
形誰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
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
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
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

徒不稽首而歸命

梁皇捨道事佛詔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
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
措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

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息致有布被莞席草
履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
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
圖窮討根源有同妾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
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

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
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
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
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
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啓瑞跡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群迷於
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
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
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
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急自期

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
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
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三乘念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緇門警訓卷第十一

音釋

祐女占切捷即葉切一好以諸切也尼也
大率一呴女交切也有也
大率一噲女交切也也

二月當至雙林宗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
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
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
棄迷知返今捨舊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